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2n1443

宗寶道獨禪師語錄

(法孫) 今釋重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43-A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序〔 龍其〕
  - No. 1443-B 自序
  -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目錄
  - 上堂
  - 示眾
  - 茶話
  - 問答
  - 著語
  - 頌古
    - 三玄三要示張蒭公孝廉
    - 三玄總頌
    - 三要總頌
    - 曹山三墮
    - 風旛
    - 丹霞燒木佛
    - 茅鎌子
    - 南泉斬猫
    - 趙州勘婆子
    - 臨濟三玄
    - 世尊初生
    - 世尊悟道
    - 世尊問猪子
    - 大通智勝佛
    - 城東老母
    - 趙州無
    - 狗子佛性
    - 日裏看山
    - 大慧竹篦
    - 婆子燒菴
    -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 大隨壞
    - 九峯不肯首座

- 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
- 玄沙三種病人
- 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相見
- 陸亘大夫家中片石
- 魯祖面壁
- 法眼捲簾
- 德山到龍潭
- 俱胝一指
- 疎山壽塔
-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 投子油瓶
- 晏國師因雪峯攔胸把住有省
- 婆子拋兒
- 十智同真
- 總頌
- 五位君臣

◦ 偈

- 答錢沃心督學
- 別真妄偈
- 法華窮子偈
- 拄杖偈
- 長慶挂鐘板偈
- 戒衣偈
- 化鐘偈
- 答馬僧摩居士
- 示熊心開總理
- 偶作
- 贈法字
- 贈麗中
- 示二嚴
- 示圓實
- 示法緯法樹兩侍者還匡山
- 又
- 示能素韓夫人
- 示禪者
- 聞樵雲訃音
- 示道者
- 示僧

- 麗中是首座住持訶林遣可都寺持送拂子一枝偈以表信
- 定宗上座遠來乞偈
- 又
- 淵禪還華首
- 示祖心還華首
- 又
- 示勤拽往華首
- 示西水禪人
- 示張玉叔州守
- 示行者
- 示戒摩行者
- 示印平禪人
- 題靈泌頌古遺筆
- 禮金輪塔
- 答周少司農元亮祝壽四首
- 又
- 答棲壑大師

◦ 贊
- 觀世音菩薩贊
- 又
- 博山和尚像贊
- 自讚(函是請)
- 又(函可請)
- 又(函濟請)
- 又(函卍請)
- 又(函具請　卍具侍側)
- 又(函蔭請)
- 又(華首請)
- 又(海幢請)
- 囷教授贊

◦ 銘
- 銘拄杖付剩人長老

◦ 書問
- 答張荊公孝廉(附來書)
- 答曾宅師孝廉(附來書)
- 答金叔起文學
- 答金以質文學
- 答陳秋濤宗伯

- 又(附來書)
- 答韓猶龍文學
- 答黃无咎文學
- 又
- 與熊心開總理
- 示能素韓夫人
- 又
- 答韓漢逸文學
- 答韓耳叔文學
- 答韓季閒文學
- 別袁道生居士
- 與黃孟顯文學
- 示能善韓道人
- 示翁自通
- 示二童女
- 答韓猶龍文學
- 與金正希內翰
- 與梁未央文學
- 與等賢文學
- 與翁聲文居士
- 與藍朱公文學
- 答翁子郊居士
- 與關起皐文學
- 與林得山憲副
- 又
- 與子木方伯
- 答黃龍卷居士
- 答周五溪太史
- 答惟己禪人
- 答林涵齋銓部
- 復覩者禪人

◦ 雜著

- 金剛正法眼序
- 重刻擬寒山詩序
- 募誦華嚴經引(福州萬歲寺)
- 又(長慶寺)
- 修大悲懺法引(法海寺)
- 化齋糧引(長慶寺)

        - 重鑄開元寺鐘引
        - 華嚴寶鏡序
        - 重刻十明論序
        - 心經直說總說
        - 靈泌潤公頌古序
    - 長慶老和尚行狀
    - 長慶空隱獨和尚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43-A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序 〔龍其〕

嗣法門人 函昰 撰

刻華首語錄成，承和尚特遣人命函昰為序，函昰謹再拜稽首而言曰：昰烏足以稱道和尚哉。雖然，聞之知弟子者莫如師，昰六七年親承訓迪，所費和尚熏陶涵育，若或於揚眉瞬目，若或非揚眉瞬目，其為之也既奢，則意其遇之也必浚，將俾昰之躬遭目接，以示天下後世之為昰者，此則昰之弗敢辭也。憶昰甲戌知有此事，來循覽天下，彼時胸中惟黃巖、天童兩老而已，及一到黃巖便絕志行脚，非謂天下無人也，一山坳老漢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而乃窮歲月而不得竟其所至，是用焉往耶。目今門下士惟昰不慧，餘皆瑰琦俊偉，出可為人天師，隱亦堪作山林典則，而且逐逐焉，營營焉，如有所戀而弗去，夫孰為是，是則天下後世亦大槩見矣。至於提持向上，則古之百丈、黃檗足以當之，語錄具在，知音者可辨也。若廼讀其書而思見其人，則祇今華首山坳依然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耳，親之而一無所與，遠之而若有所失，當此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幸毋當吾世而坐失也。此昰之所以告天下後世也，然終不足稱道和尚也。

No. 1443-B 自序

詳夫佛祖之道，原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標題，以悟為則。夫云人心即是，即不煩手脚矣，但以悟不悟差別耳。若悟，則凡夫與佛祖契同，即凡心而見佛性，誠無轉摺；不悟，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即是生死苦海，實不從他有本法，不曾動著一毫，是以空劫今時打成一片，眾生諸佛豈有二耶？詰本窮源，祇是一心而已，惟此一心，更無毫釐可得。德山云：佛也無，法也無。又云：若向盡十方世界，若有一法一塵許與汝執取生解者，盡落天魔外道、水陸諸神，自己亦不是善知識，亦無禪道可學。恁麼舉揚，可謂不容毫髮矣。初祖西來，密傳心印，心心印可，以心傳心，不開門戶，不許解會，惟貴直下醒得。至於垂手接人，或入門便喝便棒，或攔胸搦住，或言辭善巧，痛處著錐，甚至云麻三觔、乾矢橛，直指之道於斯盡矣。道獨不知，何幸熏得此心，一聞即心是佛，便信得及，捨此必無他向。偶遇壇經，一言便醒，如甘露灌頂、醍醐潤心，嗣後還疑別有，或參或究、或問或學，實用盡心神、費盡心力、累盡形骸，比研究五宗及諸祖腦後鉗錘至於極頭處，九九還歸八十一，從

前用了許多工夫，畢竟臨末梢頭亦非別有。自此本擬深隱，與麋鹿為群，豈敢人前露布說是說非耶？無柰法字卍子夙生緣熟，一見便信，如膠如漆，不覺囊錐始露，又引得數子亦來嘗些苦味，帶累山僧不能緘口嘿然。偶隨問隨答，諸子隨抄隨錄，遂成一冊，固請流通，山僧再三止之。古人許多語錄束之高閣，而今人又過於古人耶？且吾實取信於心，不求人信，何用刊刻哉？諸子固請不已，廼不得已而從之。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卷第一
　上堂
　示眾
卷第二
　示眾
卷第三
　示眾
　茶話
　問答
　著語
卷第四
　頌古
　偈
　贊
卷第五
　書問
卷第六
　書問
　雜著
　行狀(附)
　塔銘(附)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目錄(終)

No. 1443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一

上堂

拈香云：者一瓣香雖本自天然，不從他得，然畢竟有箇緣起爇向爐中，奉為江西廣信府博山先師無異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僧問：華首重開，復覩拈花微笑；法筵始建，諦觀大法全提。空劫以前即不問，即今天下太平、百僚奉職，為什麼主心未慰？師云：仁者說底太親切。進云：從來有道之世，堂簾深遠，百姓不知，畢竟教什麼人安享豐亨？師云：無面目漢。進云：恁麼則無絃琴、無聲曲，不犯手口。今日人天眾前請師高彈一過。師云：闍黎深諳來風。僧掩耳歸眾。僧問：智藥三藏當年於此有五百菩薩乞戒，隱而不現即不問，即今智藥在什麼處？師敲案云：來也，來也。僧回身指大眾云：智藥法筵宛然未散。師云：承闍黎讚揚，且退三步。僧禮拜，師便喝，復顧眾云：還有問話者麼？僧出，纔禮拜，師便喝，僧再拜，師復喝，僧又拜，師云：大眾看者僧還不知羞。進云：達磨西來，如何是經？師云：者野干鳴。乃豎拂子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百萬人天中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今日華首開堂豎拂，大眾儼然，且道是同是別？諸上座！者裏具得一隻眼，不妨省力，更莫遲疑，莫入意根裏計較卜度，縱饒卜度得成、計較得就，與本分事愈相懸遠。諸上座！明明白白一件事，為什麼特地難將去？汝若一念回光，放下許多伎倆，一點事也無，只為汝無量劫來違背自己、馳逐聲色，方便教汝回光達本，汝又不解，却坐在鬼窟裏認箇無見無聞、空空洞洞底。是以六祖大師云：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本來真性而得出現。諸上座！汝但外不著聲色名言句義、內不存能所知見，自然露躶躶，盡十方世界無一塵一法不承此威光顯現，還費多少力？會麼？會得是汝、不會得也是汝，東去也是汝、西去也是汝，既是汝，管他會不會？不見玄沙道：汝等諸人如在大洋海裏沒頭沒腦，還更伸手問人討水喫？山僧恁麼舉揚，事不獲已，不過要諸上座回光達本；若在通人分上，總沒恁麼說。大眾！還會麼？卓拄杖，云：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珍重。

副寺函記：葬父，請上堂。僧問：臨濟道：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伏乞和尚慈悲垂示。師云：從頭問來。進云：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無佛無祖。進云：恁麼則光中垂手去也。師云：從何處得者消息來？進云：覿面相呈不隔絲。師云：猶是閒言語。進云：黃龍開口笑，雲

頂玉雞啼。師云：昨日有人道過了。僧禮拜起，喝一喝。師云：好一喝。進云：貧窮生孝子，富貴出嬌兒。師云：且放下斬新條令，道將一句來。進云：金牛昨夜遭塗炭，悞殺耕夫失路程。師云：且退。乃豎拂子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教山僧作麼開口？諸上座！既是我宗無語句，華首今日上堂說箇什麼？既無一法與人，諸上座！向華首覓箇什麼？諸上座！此是徹頭相為，莫要錯過了，自己脚跟下只管踏步向前從他覓。古人道：覓亦不得，得亦不真。即今山僧說底便是諸上座聽底，諸上座聽底便是山僧說底，山僧說底外沒有諸人聽底，諸人聽底外沒有山僧說底。會麼？舉：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能了。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藥山罔措。頭云：子因緣不在者裏見馬大師去。藥山見馬祖，述前因緣，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便禮拜。祖云：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山云：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師云：者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榜樣，者裏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我宗須是具者手段，方纔為得人。山僧今日為汝諸人注破：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甕裏何曾走却鼈？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海[澗- 日+活] 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眾！會麼？復舉：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者裏，人在什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七女同時悟無生忍。師云：記副寺持其父鏡宗良上座靈骨入羅浮建塔，請山僧上堂與大眾結般若緣，資其冥福。忽有人問良上座：骨在者裏，人在什麼處？山僧又作麼生？良久，云：明日清明節。大眾！珍重。

生日，請上堂。僧問：塵點劫前即不問，如何是現前無量壽？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即今華首還存度人消息麼？師舉拂子。進云：雞唱峯頭月，魚躍海中天。師云：有勞繁用。僧問：和尚今日好日子，惟願生涯一錢為本，萬錢為利。師良久，云：會麼？進云：本少人無見，利多滿大千。師云：且放過一著。乃云：諸上座！空劫以前事作麼生？即今事作麼生？南泉云：空劫以前無佛名、無眾生名，恁麼時正是道，祇是無人覺知。王老師可謂體道者也。若是華首即不然，即今世界建立生佛分也，心境紛然，聲色交參，與空劫以前不別。諸上座！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直下無一絲毫頭事，各人本來祖翁田地直下無一絲毫可得，祇要要直下知歸，擬心即差，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玅波羅提尊者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華首又不然，識者喚作精魂，不識却是佛性。且道還有優劣麼？具眼者辨看，如或未能，更看風旛因緣。六祖當時到法性寺，聞二僧爭論，一曰風動，一曰旛動，祖從旁忍俊不禁，特地向伊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諸上座，汝若會得，便直下見六祖安身處，便直下見釋迦老子安身處，便直下見自己安身處，透頂透底，更無餘法。古人有現成四句：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山僧拈來為諸人下箇註脚，不是風動，不是旛動，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仁者心動，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以拂子擊案，下座。

浴佛日，上堂。僧問：空劫前四月八、現前四月八，是同？是別？師云：羅浮山。進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者箇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因甚世尊道箇獨尊？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僧問：和尚未登法座、學人未離禪堂，者一句請師指示。師云：者已是闍黎太絡索了也。進云：和尚作麼生？師云：山僧退身有地。進云：今日醜媳婦少不得見翁姑。師云：自領出去。僧禮拜，師乃云：今日四月八是我佛降誕之辰，法華云：如來出世為一大事因緣，惟令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六祖云：當知如來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所言佛之知見，即汝自心。諸上座！此一心法，有佛、無佛，法爾如然，叵耐無人識得如來出世纔為眾生露者箇消息。雖露者箇消息，猶是兒孫邊事，此一心法總不曾動著。豈不聞？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我道：諸上座！即今成佛竟、度生竟、涅槃竟，還信得及麼？諸上座，莫言佛是累劫熏修而成，我乃博地凡夫，怎能搆得？若作恁麼見，是汝諸人自開眾生知見。又莫言佛出世放光動地，龍天擁衛，神鬼欽崇，我無如是神通妙用。若作恁麼見，自是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古人道：如來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名三十二，八十也虛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此無相佛，即今目前箇箇完具，常自圓明。佛不過是識得了，有自由分。雖在五蘊生死中，而伊無生死；雖在根塵萬境交參，而伊自蕭然獨脫。臨濟云：是汝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底沒形段是者箇解說法聽法。諸上座，豈不是在者裏聽法？汝特地要求他面目，了不可得。雖不可得，而一切用處却又分明。是箇什麼？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珍重！

結夏，上堂。僧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時如何？師云：山僧道不得。進云：恁麼則雨暗羅浮深又深，潮歸大海總無聲。師云：庭下虛空為汝道。進云：昨夜老人起舞南樓

上，玉女笙歌向翠屏。師卓拄杖一下。進云：只如今日結夏升堂，拈椎豎拂，未審以何等法示何等人？師又卓兩下，僧禮拜。僧問：前覺不生，後覺不滅，現在如如，退後一步，請師速道。師云：南無觀世音菩薩。僧進前退後，師云：汝進前退後作麼？僧作禮，云：放下。師云：笑殺大眾。僧問：華首開爐，柴炭俱無，薰風劈面裂肌膚，同堂海眾忘消息，現前共證古毗盧。如何是毗盧？師豎一拳。進云：聖凡情盡，還容淘汰麼？師又豎一拳。進云：如何是覿面無私句？師又豎一拳，云：闍黎還知痛痒麼？僧一喝，云：石虎嘯時風滿谷，泥龍吟處霧遮天。師云：山僧今日失利。乃召大眾，卓拄杖一下，云：赤眼歸宗道：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山僧不隨古人脚跟轉，不會則世諦流布，坐斷聖凡情。若在者裏透得，也做箇脫灑衲僧，便能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其或未然，總是弄泥團漢。復卓一下，云：會得則途中受用，亦且救得一半。便下座。

端午，上堂。僧問：耀古騰今即不問。喝一喝，云：現前一喝請詶機。師云：不酬機。進豎一拳，師云：笑殺滿堂。僧進一喝，師云：一喝、兩喝且置，三喝、四喝又作麼生？僧懺懼，師便打。僧問：剿除狂寇，卸甲倒戈，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口橫鼻直。乃云：纔過四月八，又是端陽節，奉報諸禪德，光陰如電掣，世事若有若無，人情或欣或厭。波斯匿王云：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諸上座！還知有不遷流者麼？驀拈拄杖，云：惟有拄杖子蕭然獨脫，寒暑不能促其壽，鬼神不能妬其福。雖然如是，衲僧分上，眼中著屑。以拄杖卓一下。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師云：金剛寶劍當頭截。又問：動時如何？頭曰：不見本常理。巖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巖遂大悟。師云：者太煞按牛頭了。大眾！珍重。

可。都寺為其父太保韓文恪公請上堂，僧問：有箇人兒與某甲同行同住，為什麼不度渠儂？師以拂子作圓相，復拂三拂示之。僧問：習得千經萬論，為甚當鋒一字拈不出？師云：上灘不肯住，下灘不相干。進云：人人脚跟一條大路，有箇漢子問著便恁麼眼睜口啞。師云：闍黎好一問，還自知麼？進云：和尚婆心太切，人天眾前合當禮拜坐具子，吾無隱乎爾。師云：尋常套子也不消得。僧拜起，喝云：若要有心聽此調，耳根瞎却眼根聾。師云：自納敗闕。乃云：夾山大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舉拂子云：今日夾山現廣大身，逼塞虛空。諸禪德還見麼？夾山發大圓音告諸禪德：不得以色見我，不得以音聲求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我。山僧道：不以色見、不

以音聲求，如何得見大師？夾山云：汝豈不聞：擬議前後，安置中邊。不得一法，沒溺深泉。山僧道：都不如是時如何？夾山云：不敢說。山僧道：為甚不敢說？夾山云：堂頭即得，恐諸禪德隨語生解。山僧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請大師不吝慈悲。夾山云：會麼？都不如是，我我現前。諸禪德請著眼者裏眨上眉毛，蹉過了也。急急快急急，著靴水上立。走馬到長安，靴頭猶未溼。今日都寺祖禪同聖心、原心、妙心三居士設齋，請山僧上堂，資其父文恪公冥福，伏願於真際中不守自性，天上人間隨處安樂。舉：文殊問奄提遮女：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義。殊云：云何生以不生生為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義。殊云：云何死以不死死為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諸禪德！恁麼會去，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皆如來藏妙真如性，如來禪許汝搆去，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什麼長處？良久，復舉：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什麼為生死之所流轉？修云：笋畢竟成竹，如今作篾使得麼？進云：汝他日自悟去在。修云：某甲祇恁麼，上座如何？進云：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拜。師云：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有什麼禪道佛法？於今三家邨裏、販夫牧豎、街頭市尾也解恁麼道，有什麼奇特？諸禪德！會麼？以拂子擊案，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下座。

解夏上堂，僧出禮拜，師便喝，進云：更一喝。師又喝，進云：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師云：拈者現成句作麼？進云：請和尚道新底。師云：山僧今日失利。進云：某甲也大錯去。師不顧，乃云：諸上座，一夏以來還搆得也未？若搆不得，者一夏又虛度也。舉子方上座問法眼云：公久參長慶，為甚却嗣地藏？眼云：為不解他萬象之中獨露身意。子方豎拂子，眼云：撥萬象不撥萬象？方云：不撥萬象。眼云：獨露身聱。方云：撥萬象。眼云：萬象之中聱。方云：若不到者裏，幾乎虛過一生。師云：若要透脫生死，把者一則公案反覆尋思，自然有箇入處。不見文殊云：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即二文殊。然我今者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即今諸上座，直下無第二人，者裏不生難易想，便可獨行獨步。會麼？復學六祖大師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諸人還識否？荷澤云：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云：向汝道無名無字，汝又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後有把茅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山僧今日八字打開，為諸人下箇註脚。若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纔見祖師道箇吾有，便與震威一喝。直饒通天伎

倆，也合一場懨懶。為甚如此？諸上座，人人壁立萬仞，箇箇鼻孔撩天。以拂子擊案，下座。

林戒菴太守薦張恭人，請上堂。師召大眾云：佛法本自現成，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金剛正體。眾生諸佛、情與無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承此光明顯發。譬如虛空，體非羣象而不礙彼羣象發揮，當其發揮即非羣象。所以道：人行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實無一物為緣為對。大溈安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且喚什麼作聲色？聲色裏又作麼生坐臥睡眠？不見古人道：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方得名為觀自在。諸上座，空劫以前也恁麼，即今也恁麼，盡未來際也恁麼。若信得及，釋迦老子與汝同參；若信不及，便茫茫地向外著境。外既著境，內則生心，心境相對，妄想不停，遂成生死業繫，謂之塵勞之儔。汝等試返照看，者箇妄想從何處起？是從心起？是從境起？若從心起，心本無生；若從境起，境本無情。目前空，不言空；目前有，不言有。者箇妄想皆從自己一念顛倒取相而起，知心與境本不相到，一一諸法當處解脫、當處全真。昔二祖斷臂求初祖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道箇覓心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諸上座！還覺痛快也未？良久，云：覓心無得便心休，著衣喫飯還仍舊。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如上舉揚般若，奉為張氏恭人及諸亡眷，伏願無邊業障一念霜融，曠劫塵勞當下頓息。且道：懺摩薦拔一句作麼生道？回光便是通霄路，母子同登安養臺。下座。

示眾

黃巖示眾：此事實非容易，當時汾陽最後到首山舉卷席話，始大徹去。你看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者，方是放身捨命。會得者，則管取；透得風旛那，則今日山僧拈出。若有人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意旨如何？向他道：龍袖拂開全體現。仁者心動意旨如何？向云：象王行處絕狐蹤。大眾！會麼？又如大慧當時參有句無句話，屢請圓悟舉在五祖處問答因緣，悟為舉了，大慧方得大徹。今日山僧又為拈出，若有人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意旨如何？向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仁者心動意旨如何？向云：相隨來也。會麼？會麼？

雙柏林示眾。大眾！你道今時人病在什麼處？一箇箇勞盡心力，祇學得箇心所法，有什麼交涉？即如我年來鑒賞即心即佛句，妙不可言，其柰知音者少，當時亦止有大梅一人直下承當，何況後代？你看僧問大梅：因何便住此山？梅云：我當時見馬大師向我道：即心

即佛。便向此住。僧云：于今大師又道：非心非佛。梅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你非心非佛，我祇是即心即佛。大眾！者則因緣那一箇不曉得？為什麼在各人自己分上便用不著？且道病在什麼處？咦！此事大難承當，直饒一句下承當得，已遲八刻，更費盡心力，勞而無功，切莫打頭便蹉了路。珍重。

歸宗示眾：我宗門下，大是奇絕。當時黃龍南趙州勘婆頌云：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祇因者頌大了當，後來出許多人。黃龍心、湛堂準、真淨文，都是者一支。湛堂託鉢偈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真淨住歸宗，有一僧持其法語至黃梅，五祖演亟呼首座圓悟云：真大善知識，者法語實希有。中云：于今學道人有兩種：一種祇是認箇平常，如云金剛是泥塑，露柱是木頭，倚將去，靠將去；又一種坐在無依倚處，殊不知早依倚了也。者兩種人，到已眼豁開時，兩條拄杖都丟却，獨行獨步，十方蕩蕩，無有不可。五祖深服者段話，合掌讚歎。所以雲居膺和尚云：饒你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何以故？祇因將心求道故。若將心求道，便是心識用事，便是生死根本。玄沙亦云：有為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此事大難于今人，祇是學些道理太遠在。眾禮拜，師復云：我所以處處都提即心即佛，我即以即心即佛為宗旨，汝等悉之。

歸宗示眾：邪人行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行邪法，邪法悉皆正。於今有種邪人，便拈提佛祖言句也歸於邪，總為他從正法中多生支節，真箇入地獄如箭射，大可憐愍。從上佛祖祇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層級。大根器人當下省得，便謂之悟。即未悟之前，實無途路、實無方法，也祇是教他疑著。所以云：信得極便疑，疑得極便悟。趙州云：若要隨根機接人，三乘十二分教儘有方便。老僧者裏祇以本分接人。大眾，若信得者話，只管疑著，不必解會，他日久自然瞥地，始知山僧不是相瞞。珍重！

小歇場，示眾。山僧自荊公去後，心中一發冷然，渠一生為此事孜孜矻矻，纔有箇見處正好修行，早已整手脚不辦，況其他乎？即以道眼觀之，彭殤無別，然已恨其力行日短，若論世眼更不堪提起。咦！世間人信心難生、善根難長，不能深信因果，未免為現前報應所惑。山僧每每見人發一箇好念頭便生病惱，作事便不知意，那一生造業底偏更快便，爭怪得初心人不打退鼓？于今目前大眾都是看得破底，何不趁色力康健急切取辦？人生好光景難得，若到病苦時作主不來，雖有善師良友不能替代。今日與大眾道破一知半解，當不得甚事？石屋云：欲求成佛真箇易，欲斷妄心真箇難，幾度霜天明月夜，坐來猶覺五更寒。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湧泉亦嘗

恁麼道，故知此事不是說了便休，到此須大著精彩始得。昔丹霞淳與友論道，到暢快處大笑一聲，其師叱之云：你者一笑失却多少好事？他是得底人，其師尚如此說，如今學人終日談彼說此，山僧最是不喜。山僧二十歲前便得箇歸著，在廣州東門行至西門，如瞬息間人物房屋都不見有，經言：阿彌陀佛七千歲在城託鉢，不辨男女七千歲不貪睡眠。大眾！此事雖是現成，也要善用其心，譬如一團黃金，全憑巧匠方成器用，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記得馬祖會下有箇無業國師幾句說話，山僧常舉以自儆云：古人得意之後，都是茅茨石室，王侯不得而友，那像于今為名為利？又當時三祖傳衣後，囑四祖勿向人道：在者裏得法。覺範云：名與跡，人生之大累也。古人未得意時，一雙草鞋、一條拄杖到處訪道，及其既得，便向深山中埋名滅跡，數十年人無知者。你看三祖如此，尚沒人知他姓名與他住處，後來開堂說法，乃至五宗分派，遞及宋元，漸失古意。涅槃經有箇喻如做乳酪，初賣底是真乳酪，遞轉侵水，全無真味。難道法有什麼古今？叵耐古今人大相懸絕。趙州嘗道：老僧見馬祖會下善知識箇箇出格，九十歲後見者些都是向大路開飯店覓人禮拜，到今日越發可傷了。那一起求化底不說為辦道之資，且問他辦得箇什麼道？咦！古人說：佛之一字尚不喜聞。如今佛之一字真箇不喜聞了，你道是同是別？大眾！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山僧十餘歲時心中早已有些了當，妄想道：六祖大師二十四歲方傳衣鉢，我今還未滿二十，若到三十歲一字不看，但饑餐渴飲，混同樵牧。彼時山僧老母尚存，常到城中省視，老母深知山僧意，每道：我實為你累，若不是我，你早入山去也。後來老母去世，靈泌弟將母衣物一時散却，山僧亦將靜室中所用器具一時散却，止剩些破衣襖，兩人共湊六十觔行李，走到博山。者段因緣舉起太長，約略如此。那時法緯、樵雲都在博山，樵雲在外面，不知何以得箇消息，託人向悅眾求入後堂，與山僧隣單。後來山僧要辭先師，先師苦留幾次，收入行李。及得脫身，二子苦要相隨。山僧此時亦無意廬山，因過瑞洪，聞無用道友在歸宗，遂去尋他。不期遇見半偈老師，隨上金輪峯禮塔，半師留住金輪。山僧向他道：我本意要隱終南，聞終南多草衣木食，與人境相絕。半師謂金輪閉關與終南無異，因留止三年。自出關後，便要別却諸子，千較百計支遣不開。及後荊公又到，與諸子遊徽州，復返廬山，一路追隨，偶到黃巖，樂其深入，遂止於此。數年以來，又置些田地，添許多絡索。山僧前日從粵中還山，見大眾著忙，心極不快。修行人常得安閒，方可入道，止是家業相累，徒過光陰。昨星子張公同歸宗當家來請，山僧尚躊躇未決，于今到是，恰好乘此機會卸却擔子，何等輕安。山僧從幼便擬孤峯獨宿，誰知事不由人，提起來真是慙媿。博山先師

當時常道宗寶，我深悉汝意。汝只想入山去，得兩餐飯喫，便一切不管，正道著山僧意中事。于今大眾須要體諒，雖山僧者等却像小乘，依菩薩行祇願度盡眾生，寧可自家墮落，乃至度一人數劫相隨，其人不發心，菩薩亦不動念。山僧不能行菩薩行度盡眾生，但願與大眾大家著緊，如救頭然便滿鄙意。大眾既恁麼相信，須是依山僧說始得。此事元沒有愛憎，彼此盡力道不出底，只是冷暖自知、緩急自辦，時節到來不怕你會不會。所以前日荊公去時，我對法緯說，以後更不必題起禪道佛法，口說底無用，須是急切有恁麼事始得。你看荊公底心真是成佛有餘，祇是不曾實落用心，便已容易蹉過。大眾于今只管蹉跎去，真不知等到彌勒佛、婁至佛了。咦！山僧要說說不盡，然亦不消說。伶俐漢向未舉以前便知痛癢，就是山僧者一段話都是多底，明日過歸宗須要甘得澹薄。圓通訥禪師祇有一塊布，日間當裙、夜聞當被。山僧自來不曾貪著好衣好食，如今但有兩餐粥飯，便放下身心絲毫不管。佛在世時弟子甚眾，一千五百大阿羅漢常隨其身，那時有什麼常住錢糧，也只各人入城乞食，食已便各人樹下趺坐。大眾于今各人也須自家料理，牛頭嬾融肩挑石二、腰纏八斗供其徒眾。大眾都是難得底，山僧亦當効古人所為，只是賤體太弱不能如願。大眾須要體諒山僧始得。珍重！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釋

瑰(姑回切，音傀。瑰瑋，琦玩也。)　偉(于鬼切，音韙。人才傀偉。)　摺(之涉切，音讋。摺疊也。)　麋(旻悲切，音眉。鹿屬。)　嘿(密北切，音墨。與默同。)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二

丹霞法孫　今釋　重編

示眾

歸宗示眾，師顧眾云：修行者事大非容易，知有底人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知有便須尋箇活路。從來善知識沒有什麼與人，此事非可口傳手授，還是自家伶俐轉變始得。古人道：大有轉變，始脫生死。于今你們現前尚且茫茫地，何況生死到來？便是知有底人也不得草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汾陽者話大有，所以者所在著不得一些知見，三乘十二分教、一切修多羅難道不詳盡麼？你道病在什麼處？將心求道、將心學禪，窮劫盡形終不能得。所以道：饒你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山僧從小為者一著子喜樂，不過記得古人一段機緣，真箇痛快。昔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者是。山沈吟，巖云：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此時洞山尚涉疑，後因過水覩影方悟前旨，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者箇偈真妙得很，你看打頭兩句人，還會得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便難會也。然尚有一關，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五位君臣都從此出。憶壽昌師翁拈云：渠今正是我，大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千聖不能知。深得洞山意旨。今人容易說洞家兒孫好，久摩他鼻孔不著哩。適來與麗中談及德山一段機緣，也大奇特。渠初見龍潭，便問：久向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已太煞婆心了也。德山當時猶未會得，一夕侍立，夜久辭出，潭點紙燭度與山，山纔接，潭即吹滅，山方大悟云：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僧偶爾得兩頌，曾見麼？你看龍潭初道：子親到龍潭。真箇直捷不過。古人為人都是恁般直截，于今人把作機鋒，却反拗直為曲了。末法將來畫虎成貍，日久生弊得活。祖師意底不道全無，祇是少有。大眾同志須生難遭想，努力珍重。

廣慧示眾，舉僧問芭蕉：不落諸緣，乞師指示。蕉云：有問有答。師云：你看古人為人何等直截，祇是人自不會。便呼善甫云：大慧常舉竹篦示人，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僧擬議，便打出。一生如此勘驗學人，非真正學人，罕有契其機者。乃有頌云：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遍界是刀鎗。山僧深愛此老剖肝瀝膽，昨和一頌云：吞餌已鈎腸，清波亂跳揚。絲綸牢在手，更不動刀鎗。你把大慧竹篦話與我者頌合

看，不要急，祇是念念不放捨，自然有箇省處。今時人全不解用心，你却須自解轉變。你若省得時，即不會機鋒轉語，不會得古人公案，也不消熱忙。若徒明得古人公案，不明自己者，明得底都不是此事。祇要真古人，亦有辯才無礙，雨瀉雲興，亦有規模窄窄地。然悟心則一，至說法為人，隨家豐儉，惟在取信於心。今人在義路上求解求會，豈有出脫日子？你若未明此事，須辦久遠堅固之心。做工夫祇是一箇，切先要識得心，識得乃信得及，信得須要行得，行得須要休得，若休不得，終非真實。所以古人云：我於某善知識處得箇歇處。你等大須仔細識得、信得、行得、休得，有此四者，大事畢矣。

廣慧示眾：脚跟下有條直路，即心是佛。還信得及麼？你若未省得，祇是冷冷看。如何即心是佛？一毫不要造作，日久自然省去。雲門大師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如何是汝諸人光明？眾無語，復自云：厨庫三門。所以學道大須知有，大須自己伶俐，切莫造作。今時善知識種種教人，總是造作，總是埋沒人。法華窮子喻。長者無限寶藏，本是窮子分所應有，無柰東西馳走，長者捉回，渠反怖死。長者傷其下劣，不能承當，乃以冷水洗面令甦，仍復遣去，密令二人隨他，同彼所作，誘令求傭。長者祇是令他除糞，謂汝勤苦，倍與之值，種種方便，然後窮子信受。你看經文，何等直捷！窮子本來該承父業，珍寶具足，因他信不及，祇是教令除糞。三乘、四果、十地，盡是除糞底人，方便引誘他，故與以值。若當下信得及，實無恁麼事。所以佛之本懷，一切權實教門，祇是欲令眾生開佛知見。六祖云：如何佛更開佛知見？佛知見即是人人自心。所以道：凡有心者，皆應作佛。山僧昨云：人非木石，豈無心乎？此事箇箇具足，為何根器淺劣，總信不及？纔舉起，便怕認識神。且如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原為分箇皂白，不許人儱侗。你若未認，怕作什麼？今時善知識總是鈍置學人，見一學人入門，便教他怎生做工夫？節外抽枝，總不是佛之本懷。若論佛之本懷，祇是要人識得此一著子。山僧得此一著子，與佛無二無別。就令將此身碎為微塵，一一塵供養十方諸佛，亦未足以報佛恩德。山云：釋迦老子與我同一鼻孔。便是文殊、普賢來云：咨和尚，我早已知他了也。祇是識心達本源，更無有過者。若不如是，爭敢做善知識開大口？爭好揀別諸方鍛鍊衲子？昔有僧參一禪師，每見即搖手云：不是，不是。如此二十年。一日遠遠見，便云：是，是。開善謙在大慧門下二十年，祇是不省得。大慧復令他馳書往襄陽，謙益怨憤，意欲無往。其友宗元叱之云：不可路途中便參不得禪。遂與同行。復語之：一切事都替得你，祇有五件事替你不得。謙問：那五件事？元云：屙屎撒尿，著

衣喫飯，駝箇死屍路上走。謙當下領旨。比返徑山，大慧在亭子上望見，便云：者漢連骨頭也換過也。你看古人絕無定法，祇是提掇者一著子，要學人自己識得，別無言說。若見性人如伸手見掌，更有什麼？大眾還有信得及者麼？時有僧進云：某甲曾看大慧語錄云：即心是佛。人便以為尋常。云：燈籠沿壁上天台。便以為奇特。豈不是順顛倒？今日復蒙和尚開示，始益信向。師云：你今祇要信得及。若不能直下承當，便須時時尋究如何即心是佛，終日冷冷看將去。若省得了，方有語話分。不必看語錄、經教。初心學人不曾看書本，到是乾淨；提獎他，到是容易。若久參學人，打頭不遇作家，惹得許多見識。及到善知識前，先要洗滌一番令淨，然後救拔得他。今人那裏曉得此事？大須有福，遇作家始得。若薄福人，見邪師談禪說道種種枝節，便以為有滋味；見真善知識一無所有，便謂善知識祇是如此。更有自甘下劣者，謂古人二三十年方纔了當，終日向外馳求。待他馳求二三十年，全無下落。到此來，畢竟要撥轉他向者一條直捷路徑，方得安穩。不如趁早放下，更省氣力。咦！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希有之法，真是難信。經云：若有人千生勤苦，種諸善根，如是之人，乃可為說。若有人千生但讀誦大乘，不看餘乘及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為說。世尊致祝：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六祖亦云：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萬劫千生，斷佛種性。故知希有難信，佛祖祕密。大眾！直須徹底信得，不留一絲毫擬議始得。珍重！

華首挂鐘板示眾，師舉椎云：大眾還知麼？千下萬下皆從者一下起。便打板一下，復云：何以叢林規則以此為據？隨打鐘一下，歸方丈。

結制，示眾。舉：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華首今日以羅浮山為牧牛場，溪東、溪西一任諸人優游自在。只有一句要緊話，不得犯他國王水草。汾陽道：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去。白雲端又道：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去。諸上座又作麼生？須是從者裏自作活計始得。不見王老師道：老僧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諸上座！汝若會得，便是活計。一期之內，大須努力。

示眾。古人道：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於中求一箇道人，無欲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諸上座！且道覓佛漢與道人相去多少？大須分箇皂白，不可顢頇。何以故？祇為般若有相似底。所以道：佛祖如生冤家，始有學道分。汝等離了鄉土、離了師長，千山萬水行脚到此，專為學佛學法，為甚却道如生冤家？不見洞山云：

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汝若將心學佛、將心學道，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如息念忘慮，佛自現前。今時不得已，教人從者邊打翻那邊消息，要且圖箇話會，其餘有什麼交涉？諸上座！特地現成，擬心即差。究實而論，不落見聞窠臼，乃可歸家穩坐。珍重。

示眾：信為道元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速登解脫門，信能永離生死苦。諸上座，莫輕看者信字。法華會上止得箇龍女，涅槃會上止得箇廣額屠兒，者纔是直下信心底人。諸上座，還信得心麼？結制以來，不知各人作麼生用心？尋常參堂中，不是昏沈，便是掉舉。不知昏沈、掉舉，就是各人安身立命之所。大須伶俐，慎勿虛度光陰。山僧欲與汝等商量，有話試出來說看。眾無語。師云：歲月如箭，轉盼蹉跎。本分上稍寬緩，便容易錯過。何況日用間，一切人我是非尚放不下，又爭搆得？諸上座，者事祇要各人心切。汝若心切，撩起便知。舉，溈山在百丈侍立次，丈問：誰？山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山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者箇鼈？山便發悟。師云：汝看古人何嘗有甚麼忉怛，祇要伶俐。山僧尋常與汝等千說萬說，自己實見得沒僩[仁- 二+(天/ 韭)] ，實見得慚愧。諸上座，也須知些慚愧始得。下座。

示眾，舉：長沙投機頌云：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復舉：南泉和頌云：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師云：據此偈意，則知有向上人。作麼生是向上人？古人云：有佛有法，猶是教跡邊事，且未是那箇消息。若論那箇消息，非智能知，非識能識。即今目前直如一口氣不來，方有少分相應。若落意根湊泊，恰似有箇相應，總與那人懸絕。所以道：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諸上座！心作麼生了？無生知見作麼生頓入？直須無心。者箇無心不是造作得來，伶俐衲僧纔聞恁麼說，便解打翻。如今都擬商量，者箇無心又爭得？永明云：若親照時，縱有佛祖玄言妙義，皆為魔說。汝作麼生商量？大難！大難！

示眾。探究此事，實非小緣，須要大生尊重始得。于今天下說法者恒河沙、悟道者如麻似粟，都認箇目前昭昭靈靈底，古人喚作驢前馬後漢。諸上座！大須知痛癢始得。長沙云：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於此直下窺得，便乃坐斷聞見，萬法平沈，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汝若踏著恁麼田地，便自解作活計。作麼生解作活計鼈？云何要作活計鼈？古人大有榜樣在。曹山辭洞山，洞云：子向什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

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此是第一箇解作活計底榜樣。藥山坐石上，石頭云：子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也不為。頭云：恁麼則閒坐也。山云：若閒坐即為也。此是第二箇解作活計底榜樣。諸上座！還曾恁麼作活計也未？山僧今日為汝再流通箇消息且不論遠，就是目今父母所生底身，一二歲時見聞具足，六根怡然，心境一如，有眼如不見、有耳如不聞，六用閑閑，正恁麼時，十成完具，漸漸長大，便生愛惡等情，從生至老迷而不返。且道：過在什麼處？難道：彼時便沒有麼？諸上座！終日隨聲逐色，總是步步踏著，若不一回打翻，要且無汝作活計處。大眾！作麼生？良久，豎拂子，云：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復以拂子擊案，下座。

示眾。古人道：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六祖大師亦云：前念、後念、今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所以，離念法門最尊、最貴、最第一，惟佛一人乃稱離念。不見道：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汝若不是實落到恁麼田地，他時後日決定自信不及。為甚如此？祇為汝胡孫子不曾死，腳跟終不點地。從上諸祖全推此著，譬若大火聚，無汝近傍處、無汝依倚處。若不如是，總要柰何不得。雖然如此，猶是與得底人說。若不打翻父母未生前面目、真實去處尚且懵懂，汝又作麼生下手？所以，千疑、萬疑祇是一疑，千關、萬關祇是一關。者一疑破，則千疑、萬疑俱破；者一關透，則千關、萬關俱透。諸上座！作麼生是者一關鑿？良久，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汝等諸人著眼。

示眾。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未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就是再來底人，也要用心一番，方纔了得。所以道：惟人自冓乃方親。但是言教體貼自己隱微，終是難過，須實實落落到那田地，纔肯放心，纔得箇休歇。就是見處的確，言句上理會得恰好，亦止得一半，惟實落到處却難。百丈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諸上座！又作麼生於今人不能了得？病在甚處？病在認目前昭昭靈靈以為是，不知昭昭靈靈乃是緣境而有。玄沙云：若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什麼瞌睡時不成昭昭靈靈？若捨此，又是箇黑漆桶，打在無見無聞窟裏。縱然不涉兩途，和合得箇不思議，猶是生死岸頭事。諸上座！古人見性如十日竝照，總不是者箇道理。舉：無著禪師往五臺禮文殊，遇一老翁，問云：近自何來？著云：南方。翁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云：多少眾？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云：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著云：多少眾？翁云：前三三，

後三三。著不省，翁拈玻璃盞問云：南方還有者箇麼？著云：無。翁云：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辭出，翁令童子相送，著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著應諾，童云：是多少？著始悟彼翁蓋即文殊也，乃稽首童子，乞一偈而別。師云：前三三，後三三，既領略不得玻璃盞話，又當面錯過。童子一召之際，依舊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後參仰山，始得契悟，常充典座。文殊現於粥鑊上，著以攪竹篦便打，云：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那裏落節向者裏拔本？諸上座！丈夫自有冲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汝各人都是丈夫，也有志氣，祇如自朝至暮，饑來便食，渴來便飲，何等自由？乃至迎賓待客，敘寒道溫，一般快利，不曾分毫計較。為什麼問著本分事即便突然？汝道病在什麼處？就似有人問我：手中是甚麼？明明白白是箇拂子，却放下另討一箇祇對，便遠了哩。所以得底人更不如何若何，併絕咽喉，直下無第二人。不見曹山四禁偈云：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正與山僧昨日那五問意旨彷彿。恁麼田地，豈是汝言句到得？就是言句到得，意還未到，何況言句尚未到，汝擬向什麼處著？大難，大難！

示眾。倏忽又是半月，敢問諸上座：本分事作麼生？流光似電，瞬息不停，切須痛念生死，不可逐樂過時。大眾！試自揣看，生死作麼生了？雪巖問高峯云：日間浩浩地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夜間睡夢時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峯直得無言可措。諸上座！無夢、無想、無見、無聞，畢竟主在什麼處？山僧常道：有三箇關頭。人多以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作主難，日間浩浩地作主易，不知日間浩浩地儘難作主哩。于今人不過從五蘊身田中認著箇能見能聞底，便道是者，喚作弄胡孫子。一朝鼓破了，胡孫子走了，便不知怎麼下落。大凡聰明人看些古人語句，便似容易得很，便道日用間隨處拈來，皆是把洞山麻三觔、雲門乾矢橛、趙州庭前栢樹子和會將來，便道無有不是，也須分箇真偽始得。洞山云：我尋常以心中之眼觀之又觀，始辨真偽。大眾！且莫容易，却又不是艱難，向那裏尋求得底？除却目前，亦非別有。者裏畢竟作麼生？雲門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麻三觔、乾矢橛、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等話，正是者箇消息，切莫草草。末法將來，人多不圖，實落各處叢林住住，學些見識，一部五燈會元不難領會，本分事却實實了不得。難道自己不明白麼？祇是勝負心拍盲，承當過去，自悞悞人。所以真修行人，名聞利養一切不顧，只要自家實實了得，不拘歲月，不辭勞苦。你看古人，難道根器都是下劣，都不像得今人？汾陽參了七十

一員善知識，後見首山方大徹去。難道他從前不會禪、不會道？還有什麼佛法他不曉得？為甚見了首山方道：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就是圓悟者樣人，在五祖處也有十年，方纔心不異緣。今人爭得容易？大眾！著實努力纔好。復云：山僧福薄，自來只喜退步。今日既在此提持箇事，已說不得了，但一切餘事須仗大眾出力。叢林原沒有什麼，爾我都是一般，就堂中堂外也沒有分別，但堂中為一眾標榜，都要規矩森嚴。山僧最不喜人閒談，三箇五箇聚在一處說幾句話，便是一炷香日子有多少長，就是堂外也須切戒。各人自有本等職事，須出一片至誠精勤做去，難道各人自家住靜不精勤做得麼？飯自家會熟，菜自家會長麼？山僧自小也是住靜，日間不過閑得一炷香，般柴運水，燒鍋掘地，那一件事不是自己？于今叢林一人當一件職事，極好埋頭修行，山僧恨不得混在眾中埋頭修行，極是有趣，極是安閒。真淨云：浮生惟有僧無事，悟得真乘老更閒。世間惟有解修行底越老越閒，不似俗人一生奔奔波波，到後來總倚靠不得。大眾！無非多生修來，今生得為衲子，在此箇門中知有此箇大事，須要乘時精進，早求解脫，莫待他時，悔之無及。中峯云：一箇主人翁既失，百千皮袋子難醫。珍重。

示眾。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諸上座！趁好色力，各各討箇入路。得箇入路，還要有箇出身始得。者不是輕易得底，再三撈摝方纔了當。趙州十八歲上便解破家散宅，尚且云：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于今人怎容易搆得？然雖如此，者箇事也甚明白。不見僧問慈明：如何是古佛家風？明云：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高峯頌云：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覿面不須重問訊，隨教日炙與風吹。直下曉得，又何消說？如或未然，切莫瞞却自己。昔湛堂語大慧云：杲上座！我者裏禪你都會得，叫你說也說得、叫你答話也答得、叫你拈古作頌也拈頌得，祇是欠者一解在。你若不得者一解在，我方丈裏有禪，纔出去便沒了；惺惺時有禪，睡著便沒了。如何抵敵得生死？大慧云：正是某甲疑處。你看古人多少實落？渠當時未見圓悟，諸方那一箇不肯他？祇是自不肯甘心。諸上座！各各求箇自己甘心，生死到來方有把柄。為甚如此？為他得底人，二六時中總沒有空過底時節。當時香林在雲門十八年，門每日喚他一日，省得了。門云：我從今後不喚你也。他後來却云：我四十年方纔打成一片。涌泉亦云：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老僧四十九年猶有走作。你看古人都是實落行將去，不圖明得便了。就是山僧自小便曉得，二三十年方纔休歇得下。所以古人道：明道者多，行道者少。于今假知識徧滿天下，便是明得底也少。直饒你有箇入處，正好修行，正好親近善知識。涌泉又云：學道人大須識乾，識若不乾，敢保輪迴去在，敢保啼哭有日在。于今人纔嗅

著些子，便自掉頭不顧，不知他生死作麼生了哩。諸上座努力向前，切莫空過。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還更有什麼可雜用心處？莫見世間少年利根做得快便，便道佛法祇是如此，不知他夙生也苦心過來。若是中下之機，畢竟要看箇話頭，行而參，坐而究，縱然今生不得悟，來生出頭亦不費力，總是各人要生死心切始得。珍重！

示眾：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臥。六祖大師恁麼語話，雖則平白，其實正是向上人底行履，不似今人掠虛道理上簇花簇錦，有什麼難？尋常憎愛是非底心，容易消遣不得。達磨初祖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方可入道。二祖安心之後，纔對他說：豈更別有？祇是圖箇實落。于今勿論內心無喘，祇如外息諸緣一句作麼生？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外既有境，則內必有心。心境相對，動輒傷鋒。須是知有底人，方纔在者裏平帖帖地，不犯絲毫頭手脚。若未到者田地，也勉強不得。待你覺照將來，早是錯過了也。咦！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予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良久，云：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者，都為他得底人，方解與麼話。不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須是轉轆轤地始得。

示眾，僧問：心地無非自性戒，如何是自性戒？師云：今日有居士從泊頭來。進云：戒光從口出，如何是戒光？師云：好大雨。進云：破戒之人為甚不墮地獄？師云：無孔鐵鎚。進云：恁麼則泥牛吼破天邊月，木馬騰空過北關。師便喝，進云：好一喝。師云：且退。僧禮拜，起云：啞人唱罷無生曲，黑月堂前拍掌遊。師云：敗闕不少。又一僧纔出，師便喝，僧擬進，師云：背後有人笑你在。舉：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闍黎須有隱身處始得。師召大眾云：且道如何是隱身處？昔有四兄弟同得仙道，預知命盡，一箇隱在水中、一箇隱在空中、一箇隱在石中、一箇隱在人中，及至無常到來，隱水者畢竟從水而溺、隱空者從空而墮、隱石者從石而破、隱人中者從人中而亡，須知者都不是隱身處。且作麼生纔是隱身處？又有無常捉一僧，僧懇其寬限七日，無常許諾，七日後復來覓其僧，竟不可得。大眾！還知者僧著落麼？知得者僧著落，生死到來方纔有隱身之法，不然未免手忙脚亂。此事須及時了辦，非力可求，非他人可代。山僧自幼學道，只是自家痛念生死，無計可了，後來讀壇經云：見性成佛，如釘入木，千方百計，祇求見性。最苦嶺南前二三十年，無一人談及箇事，漫道箇事，就持戒念佛也少。山僧當此時，設有一人為我剖斷，便願身為牀座，身為奴僕，閱人頗多，竝無所遇，只是一部壇經，行坐不捨。如今得箇著落線

索，原從者裏來，憶當時但願者事停當，便深山窮谷，野鹿為羣，就使在十字街頭，破衣麤飯，終日叫化，也都甘心。後同靈泌弟參博山，便絕念嶺南，只為法字卍子與山僧夙緣，特到博山相覓不得，又抵金輪關中，一見涕淚交下，便惹起如今首座、都寺、監寺、藏主、書記、諸子，又得韓夫人一門信向，因緣會聚，偶爾成文，實非山僧初願。去年都寺到匡山時，山僧還遲疑未決，念大眾費了許多心力，又累承相逼，情詞懇至，事不獲已，似山僧素喜深隱，却疑小乘。然憶天台大師臨去時，眾弟子問其所證地位，大師云：吾不領眾，必淨六根，今損己為人，獲預五品耳。蓋菩薩行實實難行，自己煩惱，令其不起猶易，令他人不起煩惱甚難，只好隨自家力量，盡自家精神，倘能信諒，也斷不致孤負而已。山僧初到此時，聞麗首座云：如今只是揉爛其心，始得山僧銘入心髓。得首座恁麼不惜勤苦，山僧也合[拚-ム+去]一副心力，大家鼓舞。但一切外務，多病之人却難照管，全仗大眾幫扶。此是十方叢林，原不分內外，坐禪底坐禪、行行底行行，也都是一般。如今都道坐禪底高、行行底低，一箇知隨便沒人肯做，可笑得很。難道行行底真箇便低麼？雪峯飯頭、溈山典座，千古景仰。雲門、法眼兩宗都從雪峯出來，溈山便出箇仰山，是什麼人却肯當飯頭、當典座？大菩薩隱在眾中行行底極多，若者些子人，我都忘不得，還說什麼大事？自今以後，大眾須放出一片公心，莫分彼此、莫分高下，努力向前，同報釋迦老子恩德一場，也非分外。山僧與大眾住此將半年，四月又到，結制在邇，須是事事料理妥當始得。大眾！叢林規矩決定要行，不可徒有其名。山僧今晚不惜剖肝瀝膽向大眾說，大眾須要共體此心，便是戒之一事，甚不可忽。于今末法比不得上古，若只圖向上之名，其實所行不及中下，何等可恥？目見頹風，益當防慎。就是傅大士臨寂，囑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師亦曰：謹防三業。莫道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得，空開大口，菑田無一簣之功，鐵圍受百刑之痛。久立，珍重。

示眾。無量妙法門，參禪第一義，若真師子兒，不入他群隊。諸上座！若論超生死捷徑，惟有此宗，其餘俱是方便。汝試反覆思惟，畢竟是箇什麼？嘗見有種人不明心地，祇就道理上東安西排，學者不成學那不就，到底落得一空。汝但向心地上討得箇入路，久久自然脫落，何不上早勞苦一番？直待眼光落地時，只是隻落湯螃蠏遲了也。佛說：人命在一呼吸間。汝等於今刻刻甘心死得去便罷，若未能死得去，便須急急覓箇方便。高峯云：但將箇無滋味話頭蘊之於懷，行而參、坐而究，自然有箇入路。亦不是別討道理，止貴言下知歸，切須大家打起精神，看什麼處有疑，祇管疑將去，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古人者話決定不錯。汝但自己揣量，畢

竟到底如何發付？莫要放過者便是疑，不必另作計較。山僧常時聞諸禪人道：疑情如何發得起？如何發不起？只管向話頭上覓道理籌度，大覺好笑。疑之一字，切之別名耳。總是生死心切，便自起疑，疑來疑去，自然有箇時節。若泛泛過日，不實用心，待他自悟，決無此理。諸上座趁早著力。昔有商人同一比丘入海，遇一惡龍興大風浪，向商人言：但將者比丘與我便了。此我夙生之師，不肯教我修行，致我受此業報，痛苦無量，心甚恨之。山僧今日至誠相告，信也由汝，不信也由汝，他時後日却怨山僧不得。若道我真師子兒，不入者箇群隊，也須實到恁麼田地。黑面老子惡辣，不准汝口說，便是黃面老子慈悲，也不曾准汝口說在。珍重！

示眾。諸上座！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脫。既由自己又何難？成佛無勞一指彈。恁麼看來，容易得很。然雖如是，也要是箇人始得。古人又道：瞥起一念是境，但無一念便是。境亡心自滅，無復可追尋。若夙生有善根者，聞恁麼說，直下便了。其或鈍根，反覆看他，畢竟是什麼道理？此事祇要疑。所以高峯云：只要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夜半掣天飛。諸上座！祇是汝自家底，縱然不悟，也寸步不曾離。珍重！

示眾：佛法在什麼處？在穿衣喫飯處、般柴運水處、迎賓送客處，纔舉心動念便不是了也。諸上座，勿向外求，須徹見自心，實踐將去，方纔有箇著落。剃除鬚髮，向此門中畢竟為箇什麼？世間人為些小功名，尚且廢寢忘餐，豈況生死大事？多少在家人聞有此事，千方百計要求出離，如何出家人終日在善知識身邊千提萬提，反不將為事？凡人未有生而知之者，總要心切，明明白白，偏汝搆不得。過在於何？過在汝縱逸，即有時觸著，轉眼消滅，依舊業識茫茫。如此等甚多，不似上古純素真切，聞得便信得，信得便行得，箇箇出家便以此為急，千山萬水訪尋有道，祇求決了箇事，決不遊州獵縣，片衣口食，虛度光陰。諸上座，此事大不容易，汝若貢高我慢，祇障礙得汝自己。山僧自小便明此事，常去禮下於人，縱有說不相干底，我亦禮拜。何以故？我求決了我底事，管他是不是作麼？如今做學人便做出善知識樣子，生怕減了聲價一般，叵耐自己胸中黑漫漫地。初祖云：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自勤苦。汝等欲做真正衲子，勿學時流把者些惡知見盡情放下，放教空蕩蕩地，纔好用心，纔好受得善知識鍛鍊。若不如是，大遠在。珍重！

博山老和尚忌日示眾：得有因兮事有由。山僧自小便知有箇事，十四歲見壇經，已識自己面目，便不向外馳逐，惟有宗門巴鼻尚未了得，及參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語，始得撇脫。特恨彼時嶺南無

善知識、無可證據，已巳年度嶺去博山見先師，先師亦不曾向我說一箇元字脚。一日，拈倒騎牛入佛殿語問山僧，山僧呈偈云：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先師云：太麤生。山僧云：假使大了當人，向和尚作麼生開口？先師顧視良久，云：何消說？山僧於此洞見先師為人處。庚午四月，山僧辭先師，先師苦留不得，囑以八月必要重來，再三相訂，不謂先師九月示寂，所以道：得有因兮事有由。今日者炷香，不敢孤負先師。良久，召大眾云：先師真儀在者裏，先師畢竟在什麼處？以拂子作圓相，云：巍巍堂堂，蓋聲騎色，徧界不曾藏。咦！分明祇者是太郎當。

示眾：此事無他，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祇因染淨而有差別。南嶽云：一切諸法，從心想生。心若不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汝等但信自心，心外無法。一切諸法，依心建立。離心之外，實無可得。諸上座但向自心一念回光，般若靈智天然自照，好不省力。今時人祇是向外馳求，覓些有依傍底義解，做些有捉把底工夫，以為肯綮。於本分事上便黑漫漫地，誠可憐愍。此事猶如虛空，亦如身與影，直是無汝迴避處。何不立地搆去？良久云：分明極。復云：太分明極。咦，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珍重。

示眾。諸上座！一月過一月，一日過一日，作麼生用心？須要徹首徹尾。你看古人在者裏坐破七箇蒲團，是何等用心？今人發脚參方便想。秉拂開堂。趙州道：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山僧三十年前在博山見苦心參究底人尚多，如今絕不見用心。者一種用心，只是將心待悟，此病入了膏肓，畢生不治。大眾！切須老實做去。無論三二十年，就使一生不徹，亦如此做去。但存一副乾淨肚腸，有何相為不得？

示眾：諸上座莫妄想，終日學言語、逞伎倆、做頌做偈，在書本上討消息，有什麼益宗門底事？若在書本上，三藏十二分教豈是無言？云何達磨西來一切掃却？何不直下休歇去？邇來禪道弊病不可枚舉，有一種心識浩浩底揑怪不休，惹得無限人弄業識；有一種專向蒲團上死坐，遏捺起滅鬼窟裏作活計。佛眼云：諸方不是坐殺汝，便是走殺汝。學人大須仔細，諸上座仔細討看，却是澹然無意時好箇消息。只是你特地不會開眼合眼、上單下單，畢竟是誰？還會麼？珍重。

示眾。古人到大了當，猶自深藏丘壑，龍天推逼，方出為人。諸上座步步踏實地去，有餘於己，乃可及物。不見陸亘大夫問南泉云：黃梅七百人，如何不得衣鉢，獨盧行者得衣鉢？泉云：七百人都會佛法，惟盧行者不會佛法。如今衲子無不道我會佛法，試問他一

句，便眼睛定動。究其病處，只為強露頭角，不向脚跟下用工夫。所以古人道：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且道不會箇什麼？汝若未到者箇田地，直饒會盡道理，只成箇狂人、無智人去，爭解與人抽釘拔楔？先博山嘗言：我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也。當日猶意有激而言，不圖今日親見此事。可歎！可歎！

示眾。竹篦子因緣極直截痛快，山僧掩關金輪時，見一僧端坐石上，問他：做甚工夫？答云：看竹篦子。問他：作麼生看？答云：於不明處進前愈追。山僧向他道：汝却要退後看始得。且看者箇不明底是什麼道理？渠於此覺有痛癢，山僧只略略點他一句，便依所說做去，夜半忽然有省。山僧舉芭蕉拄杖子話驗之：如何是汝有拄杖子？我與汝拄杖子。答云：空中掃鳥跡。如何是汝無拄杖子？我奪却汝拄杖子。答云：紅爐一點雪。豈不快哉？所以者箇事切在得之於心，自然轉轆轤地。珍重。

示眾。山僧事不獲已，住持茲山，固承宰官居士殷勤啟請，實亦自見十九代祖師道場無人整頓，放心不下。但今草創，四事未備，大眾果以道相親，不得因澹薄退念，耐得澹薄，便是入道根器。山僧平昔每祝韋馱菩薩願得與世無緣，不是矯情，就令福緣具足，一出驚天動地，於本分事有何交涉？即如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法，無量人天得度，一場事跡如夢如幻，何況世間身衣口食豐濃受用，終歸變滅？汝等為生死出家，須認取箇不變滅底。六祖先期辭眾，眾皆悲泣，祖云：我自知去處，故向汝說。只今還有知六祖去處者麼？看！看！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哩(力忌切，音吏。語餘聲。)　瀝(郎擊切，音歷。淩也。)　傝[仁-二+(天/韭)](上他紺切，舚去聲。下悉盍切，音靼。[仁-二+(天/韭)]，惡也。一曰不謹貌。)　鑊(胡郭切，音獲。釜屬。)　菑(側持切，音緇。不耕田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三

丹霞法孫　今釋　重編

示眾

示眾：汝等諸人大須識自本心，始得休歇。若識心達本，如空合空。維摩經云：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挂礙，稽首如空無所依。莊嚴大師教徒常持此偈，生死海中大可怖畏。溈山行脚至天台山，遇寒山、拾得，一陣茫然。寒山云：自靈山別後，伊三生為國王忘却了也。果上菩薩出生入死尚且忘却，何況博地凡夫？如今不用汝棒喝交馳、機鋒酬對，古人喚作弄精魂漢。且看六祖教永嘉：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何等機辨神妙？何等入理深談？良久，云：老僧少時誦華嚴？空忍品，遂不知有身心器界。如此境界將有旬日，至今每一提起，猶見痛快。

示眾。修行一著，自肯方親，所謂道不是文字語言，乃平常之理。昨有人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老僧豎起拂子。復問：畢竟是箇什麼？老僧放下拂子。只今且問諸人：那箇眼不見、耳不聞，者箇又是什麼？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且莫當面錯過。此事不是一口道得盡底，縱饒說得極玄極妙，總沒交涉，惟得之於心，方有把柄。汝諸人一向逐色隨聲，不曾有一刻回光返照，所以日疎月遠。然雖汝不曾打點，其實現現十成，無一毫增減，畢竟是箇什麼？努力搆取。

示眾。昔大隨在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隨云：教某甲向什麼處下口？溈云：何不問：如何是佛？隨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云：子真得其髓。大眾且看，大隨云：教某甲向什麼處下口？直是針劄不入，佛眼亦無能窺他。正恁麼時，大溈尚不肯草草放過，復教他問：如何是佛？隨掩其口，溈乃點頭。古人為人十分嚴密如此，大眾何不體取？若在者裏透得過，何禪可參？何道可學？還消說什麼者事人人具足？爭柰有人飯籮邊抵餓，覓即知君不可見，不離當處常湛然。珍重。

說菩薩戒示眾：即心是佛，即心是法，即心是僧，即心是戒定慧。情與無情，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無實性。所謂諸法實性，即汝心是。楞伽云：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所以一切諸法，依心建立。心外無有法可得，法外無有心可得。是謂心法一如，無心無法。諸佛子，如此者，即是金剛寶戒，佛性種子，諸佛本源，菩薩根本。眾生若得此戒，即頓入佛位。經

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戒之大意，祇在防非禁惡，護持本有，清淨自心。若識自心，心外無有一法為緣為對。既無緣對，便無所犯。既無所犯，亦無能持。無能無所，始名持戒。爭柰一切眾生，迷本淨心，遂有根塵等法。既有諸法，又生愛取諸趣，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既有業因，寧逃於果。所以三塗苦報，輪迴生死，無有紀極。然而窮詰本源，實無根緒。此迷無本，性畢竟空。眾生不知，妄受繫縛。我佛出世，生大憐愍。於上根者，直示本心，俾得醒悟。中下根者，方便提獎，教伊止惡行善。乃有戒法，應作不應作，是持是犯，種種名相。若大力量人，豈有者等閒家具。佛之一字，尚不喜聞，更喚什麼作戒。然雖如是，大須實落始得。不然，畫虎成貍，莽莽蕩蕩，招殃禍，其害不淺。所以此戒，非初心可忽，涅槃喻如浮囊。遺教再三丁寧，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佛在世。良以生滅界中，未能頓超方便，直下無心。若無戒善，終不成就，則必墮落。人天之報，尚且難期，況於諸佛無上菩提。是以從迷返悟，戒實資糧。從因向果，戒為初步。至於內護自心，外護譏嫌，自利利他，猶為菩薩行願。從來學佛之士，頂戴奉持，如饑得食，如渴得飲，如貧得寶，如裸得衣，誠非無故。諸佛子，當於此寶戒，生珍重想，勿令有犯。雖云無心則無戒，然須知無心始可得戒，有心者常犯戒故。無戒始可得心，有戒者常繫心故。無心之心，乃真佛心。無戒之戒，始為性戒。此心此戒，無二無別。佛之授受，祖之相傳，惟斯祕密，非與人天及餘二乘諸戒律儀而可比量。涅槃云：我皆安置諸子於祕密藏中。祕密藏中，具足三德。三德圓滿，一心呈露。由是萬行莊嚴，華嚴性海，重重無盡，亦非於自本心，別有毫頭增入。昔世尊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歎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礙智、無師智，即得現前。諸佛子，汝等但看離妄一句，世尊真切拈出，教人直下無心。汝若無心，更有何事？德山云：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為自欺。起信論云：一切諸法，惟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如是則內自無心，外自無境，心境俱亡，戒從誰立？諸佛子，既無戒可得，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咄！且受戒去。

茶話

廣慧茶話。山僧到此，承王居士暨大行殷勤，山僧沒有什麼說話，大眾有疑請問。眾無語，師乃云：山僧自小學道將三十年，實無有法可得，祇信得自心及。心外無有一法可得，佛佛相傳、祖祖相

授，也祇是信得自心及。于今佛法凋零，諸方每說什麼法身邊事、法身向上事？山僧者裏都無宗門下事，無可商量。若是大根器人，言下知歸，方有箇商量處，更不可特地起波濤也。古人道：即心是佛一句滿口道盡，亦是事不獲已。今人多是將心學道、將心求法，若將心學道、將心求法，窮劫盡形終不能得。為何如此？祇為心外實無有法可得，心外若有法可得，是名外道。大眾切須自己轉變、自己回頭始得。良久，云：大眾沒有什麼問，山僧沒有什麼答，更妙得很。珍重！

廣慧茶話：識心達本原，故號為沙門。大眾還識得心麼？若識不得，生死到來如何回互？昔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無寒暑處怎生回避？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大眾作麼生會？若會得者話，方有箇回互處。壯色不停，喻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莫說人世富貴功名沒有長久，就是出家兒沒有世緣，幾十年光景也易過去，何不趁色力康健討箇著落？須是回光達本，有箇出身之路始得。僧問：某甲不識心，請和尚慈悲。師云：慈悲在你那裏？僧問：金剛經四句偈，不知是那四句？師云：不離闍黎問底。進云：不會。師云：你不會是謗經毀法。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我者裏也沒有清淨本然，也沒有山河大地。今晚廣慧當家，印初請山僧喫茶，會麼？僧罔措。僧問：阿賴耶識、末那識、六識，某甲心未了，求示安身立命處。師云：你是看教乘來。教乘與宗乘不同，我宗門中總無此話。進云：心性意識，是同是別？生天墮獄，為是心去？性去？識去？師云：者裏心也無，性也無，識也無。進云：恁麼則寒灰枯木也。師云：寒灰枯木怎會說話？怎會在者裏喫茶？進云：不會，求和尚方便。師云：三世諸佛阿誰代你？乃云：此事不在言說，也不得離言說。當日法性寺二僧爭論風旛，六祖大師出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大眾還會得麼？僧便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敢問在什麼處？師云：有米煮飯，沒米煮粥。良久，云：一堂僧冷淡，千古意分明。于今一堂何等停當？珍重。

華首茶話。師云：山僧本擬深藏山谷，無意出頭。今日華首元是法字卍子，一線機緣。後因麗首座及大眾諸居士費了許多心力，接得山僧到此，與大眾同住。須是真實發心為生死，真實修行纔不虛住此山。若論宗門中事，大難開口。上根人又何消說中下之根？古人不已垂手方便，纔有做工夫話。其實有什麼工夫可做？古人道：直指二字，早是曲了也。纔說無事，早是多事了也。恁麼有甚開口處？所以道：此事惟我自知。又道：須知有不求知者。丹霞和尚云：人人有一坐具地，佛祖出頭來，一毫也不曾增。即今諸上座諸

居士在此，也一毫不曾減。祇是于今一聞千悟底大難，不得不假方便。大眾須費一番心力始得。良久云：同來大眾一路也辛苦，到此正好安心。既安職事，各要努力。有什麼疑，不好相問。僧問：華首重興即不問，覿面相逢意若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海風連夜發，大地絕纖塵時如何？師云：獨坐華首臺。僧禮拜。師復云：者件事不是說了便罷，真實要見得性，真實自己要休得。休得休不得，試自家揣看。若論說得底，儘有聰明伶俐，便說一篇兩篇不難。看些禪關，策進高峯、中峯諸錄，便不消悟道也會，教人有什麼交涉？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一僧歎云：我直恁麼空過一夏，便聞得正因二字也好。宿云：闍黎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我不合恁麼道。隣房一老宿聞之云：可惜一鍋羹被兩顆老鼠屎污却。師云：隔江望見資福門前剎竿便回，已遲八刻，何況更過江來？此事豈容一棒一喝、一機一境、一轉兩轉語湊泊得上？大難，大難！大眾！須是從生死發心，始有實落。山僧少年時，那曉什麼參禪、什麼悟道？祇是怕生死到來，前路渺然，後見壇經，始知見性成佛。沒柰何，千計百較纔得甘心，不是等閒容易。良久云：山僧年來多病，體中太弱，叢林事俱料理不得，須仗諸上座同心協力，惟佛法却委不得了。若有商量，不敢辜負。如今天下到處荒亂，此地還安穩，深山中如住靜一般，大家鍛鍊身心却好。珍重！

生辰茶話，師云：山僧今早舉王老師空劫以前話，諸上座作麼生會？王老師又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諸上座又作麼生？既道祇是無人覺知，又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得底人，便不消疑擬，疑擬著萬里崖州去也。所以，山僧道：擬心即差。諸上座！會得便會，更無剩法。古人也有道：明得那邊事，却來者邊行履。山僧道：也無那邊、也無者邊，得者便得，更無時節。汝但了得目前，空劫以前也在目前，盡未來劫也在目前。不見道：古人說知見，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所以，了得便是不了，目前萬緣差別。良久，云：者箇事也有生而知之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究竟都是一般，生而知之實難其人。求之諸祖中，如丹霞、趙州便是生知底。趙州見南泉，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有主沙彌。泉云：主在什麼處？州躬身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諸上座！向者裏便好打翻消息，一切時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迎賓接客、屙矢送尿，無不是神通妙用。趙州當時纔十四歲，何曾費些子氣力？次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汝看南泉也不消什麼機用，直如家裏人說家裏事。州又問：還用趨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向道：適來舉者幾句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

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諸上座道：不屬知，不屬不知，者兩句勿輕放過。汝等喫飯飽了，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正恁麼時，佛眼也覷不見，只可惜當下錯過了。山僧記得幼時見箇少林法師拈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山僧彼時雖不曾徹底，聞之使毛骨悚然，如冷水澆背。又聞舉萬松評云：洗面觸著鼻孔，抽鞋摩著脚跟。那時若錯過話頭，便是掘地討天。所以可憐不知底人，錯過了多少好時光。山僧恁麼說，汝諸人聽著便又思量：怎麼得知？又是頭上安頭，以眼尋眼。古人道：饒汝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山僧常舉此話：為甚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圓覺云：乃至證於如來清淨涅槃，猶為我相。到者裏須是悟始得。咦！不知者既錯過了許多好時光，知者又蹉過了許多好時光，不知者過在不知、知者過在知，最難得恰好。畢竟如何得恰好去？諸上座實有恁麼事，若信不及便罷，若信得及，須實實體會、實實了當始得。者箇比不得世間功業，祇是一生便了生死，是我等無量劫來至於今日，今若了得，永不可得，大須著力。山僧千說萬說不過助發而已，切之一字却在當人，阿誰替汝著力得？僧問：月影汪汪，如何是佛度眾生？師云：木頭。進云：月影汪汪時，如何是眾生度佛？師云：碌磚。進云：如何是眾生度盡恒沙佛？諸佛從來不異人。師云：前兩語汝作麼生會？僧罔措。僧問：一箇道士賣靈符，為甚處處吉利？師云：汝者兩片皮播來播去作麼？進云：和尚不識好惡。師云：山僧不識好惡且置，上座不識好惡又作麼生？進云：一箇團團圓圓，到處皆和合。師云：者是贓底。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山僧慙惶無地。僧禮拜起，擬進語，師云：止止，不須說。便歸方丈。

茶話，舉張拙秀才偈：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挂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師云：諸上座！大須脚踏實地始得。古人驗人一言半句，便知渠知有不知有，所以人將語探。若是知有底，自然迥別，即如作家相見，如兩鏡相照，終不雜亂。若只你一句、我一句，祇圖口頭滑溜，有什麼用處？莫謂今時上古已即有此病。大慧云：近來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者箇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諸上座！各人要知慙愧，不要取笑識者，山僧今夜與你點破。若是得底人，舉起便知絲來線去，自然雅合。你看龐居士訪松山和尚，值山經行，士問云：手中底是什麼？松山豎起拄杖云：老僧年邁，缺伊一步不得。士云：然雖如

是，壯力猶存，他得底人相見自然恰好，所謂滿口含冰，不曾道著一箇水字。不似如今人自己尚不知落處，只管記得滿肚皮言句，徒逞快利，有什麼交涉？雪竇謂之隨流失源。你道他病在什麼處？病在不以此為念，祇圖好看。若是真為道底人，便是善知識肯了，我自己不曾到大休歇田地亦自不肯。大眾！且看自己於聲色關頭、逆順境緣、一切時、一切事，果能一念不生麼？心如木石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自瞞，即瞞得亦終不干別人事。我方纔舉斷除煩惱重增病，且道煩惱為在內？為在外？為在中間？若求煩惱不可得，更欲去除他，豈不多了一翻手脚？趨向真如亦是邪，真如作麼生面目？汝擬作麼生趨向他？諸上座！汝纔擬即不是了也，者箇田地從無始來至於今日，更由今日盡未來際，還曾動著也無？何不直下悟去，更自直捷喫許多辛苦作麼？

問答

僧問：現前且道承誰恩力？師云：上座也解恁麼問。進云：建化門庭且置，未萌以前道將一句來。師云：即今是什麼？進云：兔角杖子為什麼能穿電影？師云：大慈悲菩薩。
僧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底？師云：大眾！看者僧也解恁麼問。
僧問：大事未明時如何？師云：一二三。明後如何？師云：四五六。
靈泌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巖下煮茶燒樹葉。出水後如何？師云：澗邊流水散桃花。
僧問：某甲參學以來，苦無見處。師云：你要見作麼？進云：也須有個真實見處。師云：幸自可憐生。僧罔措。
師坐次，僧問無我之旨畢，僧復問：祇者能無我者是什麼？師云：有病眚者，請醫治眚。眚愈，醫云：你眚已去了，是什麼？僧無對。
師坐次，指銅鍋問僧：有人問你是什麼？作麼生對？僧云：銅鍋。師云：還有疑麼？僧云：不疑。師復問一僧，僧不對，師以手指云：你肚裏有禪。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業識茫茫無本據，可憐白日喪天真。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途中解作活，無往而不利。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慈悲巧玅施方便，善握司南驗正邪。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佛祖潛踪，蒼生絕跡。進云：佛祖潛踪，蒼生絕跡時如何？師不答，僧禮拜。
麗中昱問：理則頓悟，事以漸除。理亦有漸悟底麼？師云：有。事亦有頓除底麼？師云：有。復云：理若無漸悟，則佛與眾生不由緣

起；事若無頓除，則一切法皆有根本。又問：悟之一字亦不立，敢問未悟不立，悟了不立？師云：月。昰禮拜。
僧問師：是那一宗？師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僧無語。師云：你道是那一宗？僧云：不知。師便打。僧云：莫是臨濟宗麼？師云：你却伶俐。
態心開總理。問：諸經俱云無我，為甚涅槃獨云有我？師云：如醫病人，先用大黃消其邪熱，後用人參補其元氣。
楊未了，司馬問：弟子戒殺已久，邇來專事持誦，得麼？師云：者是功行邊事，若本分上未了，總是業識茫茫。進云：如何是本分事？師云：古人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居士還識得麼？進云：不識。師云：何不向不識處看？士罔措。進云：居常多坐不覺，每遇不如意事便打不過，不知病根所在。師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還有什麼打不過處？良久，復云：若未能直下便了，且就世情上勘破。祇如居士年遇六旬，從前涉歷，且道即今在什麼處？豈但六旬，再過六劫也只如此，幻妄空花，徒勞把捉。者裏勘得破、放得下，日久歲深，父母未生前一著子自然觸著磕著。進云：側聞至論，毛骨悚然，不知要見未生前一著子如何下手？師云：者便是下手。士禮拜。
嚴春陵司李問：弟子職司刑罰，民命攸關，何以令彼無隱情、此無枉法？師云：只從自己根源上討個分曉，自然把柄在手，生生殺殺，無非玅用。進云：敢問某甲自己根源分曉所在？師云：山僧若說是山僧底。進云：某甲嚮道已久，無柰種種情念終難排遣。師云：此未是根源話。然試問居士：假如夢中覺夢，還是夢麼？進云：畢竟是夢。師云：醒來夢中心境還用排遣麼？進云：不用排遣。師云：根源上明了亦復如是，一切情念不除自盡。進云：情念盡時，豈非空無所有？師云：若無所有，又成斷滅去也。就者裏體驗看。
金叔起居士以解易自負，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師云：汝所論陰陽，口頭道理耳，却拈不出來。起云：師能拈出，試拈出看。師云：生死大事，汝還知麼？起云：不知。師云：一陰生，汝不知生死，還求知麼？起云：求知。師云：一陽生。
法字。卍請益格致之旨，且述陽明頌語以質，師云：此事不與教乘合，況儒典耶？雖然，孔子手眼也不小，渠開口道個在明明德，明德是什麼爛柴頭？學者向什麼處撈摸？陽明揭出良知，亦非世見可到，但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我不如是。卍云：師意如何？師云：不可思議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何不云一念動處即為意？知善知惡是良知，說他不是良知亦不得。卍云：師又如何？師云：知而無知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我與你另拈出物而無物是格物。

僧問：閻羅王還有也無？師云：子甚處來？云：杭州來。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莫道無閻羅王，喫鐵丸有你分在。
蔡雲怡督學問：日坐金輪峯，還望見漢陽峯頂否？師作此⊕相答之。又問：踏上匡山有三條大路，畢竟那一條是大路？師云：咦！者一條是大路。又問：廬岑險峻，高出羣峯，為什麼羣峯讓他獨出？師云：爭怪得伊？又問：身在山中、身在山外且置，祇如麤頑者土皮、壘塊者石骨、凹凸者峯巒、參差者林木、奔飛而下墜者瀑布、靉靆而上升者雲烟，怎見得廬山真面目？師云：土皮、石骨、峯巒、草木、瀑布、雲烟。又問：有人在金輪峯頂，有人在彭蠡湖中，忽遇波浪滔天，石觸舟沈，峯上人作何救他？舟中人作何自救？師云：南無觀世音菩薩。
師與蔡督學話次，驀指瓶中花問云：一種花為什麼有二種色？蔡云：根無二種。師不肯。蔡云：師意如何？師云：一種花，二種色。
靈泌問：如何是但願空諸所有？師云：出門不踏芳草路。如何是慎勿實諸所無？師云：歸家不坐涅槃牀。又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八千子弟今何在？更無面目見江東。又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云：霧卷烟收後，森羅宇宙寬。
法樹蔭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又問：如何是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師云：鳥棲無影樹。如何是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云：花發不萌枝。又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你一切時中拈匙把筯又作麼生？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僧問：南泉斬猫還有罪過也無？師云：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縛嶺頭風。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上座是。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東去也是上座，西去也是上座。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更無玄與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信手拈來草。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是處有芳草。
僧問：香嚴上樹話意作麼生？師云：蒼天！蒼天！
僧問：蚯蚓斷為兩頭，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那一頭？師云：兩頭俱動。
師舉雲門三頓棒因緣問法字卍云：雲門恁麼問，洞山恁麼答，為什麼放他三頓棒？卍不契。一日，師復舉前問，卍忽省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師云：不知個什麼？卍云：查渡湖南報慈。師休去。

師問卍：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卍云：恁麼娑婆訶。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卍云：不恁麼娑婆訶。
師問卍：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卍云：鄱陽湖裏絕行蹤。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卍云：與師共坐千峯暗。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卍云：雨暗廬山深閉門。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卍云：大家啜茗月明中。
僧問：某甲祇是一個不識，結在者裏。師云：但向者不識處會取。
僧問：某甲如今此心極是安樂，莫便是麼？師云：是誰安樂？僧罔措。
師問法字卍：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向什麼處去？卍云：也跳不出。
僧問：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時如何？師云：禮拜著。僧禮拜起，師云：餘二即非真。僧復舉：楞嚴云：山河大地。語未畢，師震聲一喝，僧罔措。
僧求開示，師云：你一向作什麼來？進云：某甲一向行行，不知行什麼行？今日遠來，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你謙退作麼？進云：某甲實實不曉得。師云：不曉得豈不是大了當人？進云：某甲未到者田地。師云：你昨日從那裏來？進云：自東莞起身，十二日到鹿角，十四日到此。師云：那個同你來？僧指傍僧云：與他向來。師震聲一喝，僧罔措，再求指示，師云：適來已徹底相為了也。僧復求，師云：我從來不曾與鉢盂安柄。
師問僧：你參什麼話頭？僧云：一口氣不來，畢竟向什麼處去？師云：有人問你，作麼生答？僧以手彈桌子。師云：五蘊身田，強作主宰。僧無語。師云：且去喫茶。僧禮拜起，云：某甲實有一語。師云：且去喫茶。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無人能見。進云：出後如何？師云：汝看他是何面目？進云：面目現在。師便喝，僧罔措。
僧問：一切意旨即不問，離一切意旨作麼生？師瞪目視之。僧擬進，師便打。
師舉雲居膺示眾：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托。令眾每句下語，以驗一夏所造。各呈畢，麗中是首座云：上四句且置，只心無所托語未有近傍，還請和尚著。師云：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遂張兩手云：蒼天，蒼天。座作禮云：某甲更有語在。師云：子作麼生？座云：切忌恁麼時。師笑云：子深得雲居之旨。座便休。
居士問：如來為栴檀相摩頂，是一？是二？師云：汝未開口時猶較些子。進云：莫是授記麼？師云：汝身上有獦蚤癢，作麼主張？

僧問：滄海任憑日月轉，青山不逐四時凋，如何是和尚無量壽？師云：闍黎問底是。問：九九八十一，古人多指出，如何是不落數量底壽？師云：大慈悲菩薩。問：大眾運為，盡承恩力，如何是普賢行門？師云：上座也解恁麼問。問：終日穿衣喫飯，動轉施為，如何是文殊境界？師云：滿眼滿耳。問：世間什麼物與恁麼人同年？師云：問取露柱。

僧問：霧罩長空無遠近，雪埋深徑絕高低。如何得雪消霧散去？師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問：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如何得不違時失候去？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如何得君臣道合去？師云：九九八十一。問：荊棘林中穿日影，烟波水上縐雲霞。如何是入廛垂手事？師云：你問我答。

居士問：百丈野狐為什麼不落便墮，不昧便脫？師云：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進云：恁麼則脫者未曾脫，墮者未曾墮。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進云：只如黃檗一掌意作麼生？師云：啞子問聾人。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問：如何是學人行脚處？師云：著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學人一切時不起妄念處？師云：起也。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莫將問來。問：如何是學人不假悟處？師云：噁。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如何是和尚親傳底事？師云：有問有答。

僧問：離一切語言棒喝、揚眉瞬目之外，乞師直指。師云：汝自已道盡了。僧罔措，禮拜起立。師云：汝作麼生會？進云：不會。師云：不會更妙。進云：還有意旨也無？師云：又是頭角生。

僧問：如何是前念不生即心？師云：鯨吞海水盡。如何是後念不滅即佛？師云：露出珊瑚枝。

僧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如何是大事？師拈起竹篦云：老僧者個是竹篦子。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什麼？師云：汝自出供狀了也。

居士問：文殊、罔明、女子是一是三？師云：兩彩一賽。進云：罔明又是那個？師云：女子又是那個？乃云：此定就瞿曇也出不得，即今大地眾生亦不曾出此定也。所以云：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度生竟、已涅槃竟。進云：畢竟此中不了。師云：又是重添八字眉。

僧問：破戒比丘為什麼不入地獄？師云：無孔鐵鎚。清淨行者為什麼不生天堂？師云：石師子。

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一句？師豎起拂子。良久，云：汝作麼生會？進云：見和尚作用。師云：甚處見得？進云：見和尚舉拂。師

云：我未舉拂時，汝作麼生會？僧無語。
僧問：千里聞風即不問，海幢消息近如何？師豎起拂子。進云：離了者個又作麼生？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云：汝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好喝，再喝看。進云：喝過久矣。師云：者是套子。復問：誌公噉鴿，未曾動著一條毛，請問鴿子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今日新羅國說什麼事？僧擬議，師便打。
僧求開示，師豎拂子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不會底汝還曉得麼？僧展兩手，師云：者是學來底。僧復問：如何是覿面無私一句？師云：遲了也。
張月鹿、黃堂庭二居士參，張云：某甲自廬山承教後，漸覺不大為塵俗所累，每誦心經至心無罣礙，深信不疑，然不能當下撇脫，畢竟自家放不下。師云：還是看今時不破？若看得今時破，爭有放不下底氅？圓覺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不知種種皆從緣生，緣聚而生、緣散而滅，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即今山僧與居士在此談論，也是偶合之緣、也俱不可得。張云：明知一切皆從緣生，還有不從緣生者麼？師云：且喜居士有此一問。黃云：不從緣生，豈不是心？師云：心即緣生，從朝至暮，念起念滅，豈不從緣？張云：除此緣生，更於何處覓真實底？師云：無有一刻不承他恩力，即此生滅俱從他起，却覓他起處不得。居士須實實用一番力體究始得。張云：每到此處便難用力。師云：本自露堂堂，當下不自取，轉求轉遠。楞嚴云：一切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張云：于今怎麼知得常住真心？師云：居士平時所謂仁義忠信、一切道理是常住麼？張云：斯人存、斯理存，何嘗一刻不存？師云：恁麼畢竟理因人顯，人且不存，理於何附？黃云：誠知佛教一切歸空。師云：且道空歸何所？傅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是空不空？是常住不是常住？張云：某甲雖不知常住真心，但自驗頗有得力處，祇是無求二字。世人事事罣礙，皆因有求。若能無求，有何罣礙？師云：若要徹底無求，也須徹底看得破。譬如燈光，焰焰相續，愚者將謂燈光常住，不知後焰已非前燄。又如流水，刻刻不停，愚者見水，謂水常住。又如一城，人物往來，一年如是，百年如是。寧知死者死，生者生，人物依然，却非其故。又如一人，今日之身，已非昨日。佛云：纔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者裏爭容得汝攀援執戀？爭容得汝思量分別？如今却把取不得底死，捨不得又爭得？張辭：求一言可終身行者。師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張云：願求進步。師云：當淨其意。隨舉華嚴偈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張云：淨意豈不是不生不滅境界？黃云：還有工夫在麼？師云：不省得時，向者裏體究，便

是工夫。黃云：某甲於今，凡遇事來物來，隨時應付過去，便不留蹤跡，何如？師云：者境界也大難。黃復舉似首座，座云：要到者田地，先須識心始得。

著語

翠巖真見慈明，慈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著云：探竿影草。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著云：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明曰：頭白齒黃，猶作恁麼見解？著云：賊。真涕泗交流，不敢擡頭。著云：被人換却眼睛了也。進曰：畢竟如何？著云：獅子齩人，韓盧逐塊。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著云：畢竟出他鬼窟裏不得。真言下大徹。著云：又被人換却眼睛了也。
永嘉覺參六祖，遶三匝，振錫而立。著云：千里特來呈舊面。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著云：人以語探，水以杖探。進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著云：把髻投衙。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著云：來也！來也！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著云：果然！果然！祖曰：如是！如是！著云：未可信在。須臾告辭，著云：掉得便行，有何不可？祖曰：返太速乎？著云：再三撈摝看。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著云：依舊孟春猶寒。祖曰：誰知非動？著云：深入虎穴。曰：仁者自生分別。著云：真師子兒。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著云：懸崖一推。曰：無生豈有意耶？著云：好個翻筋斗。祖曰：無意誰當分別？著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曰：分別亦非意。著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著云：平交！平交！
洞山价祖偈，切忌從他覓。著云：纔生便齩，自然無事。迢迢與我疎。著云：錯，我今獨自往。著云：巍巍堂堂，處處得逢渠。著云：婬坊酒肆逢彌勒，渠今正是我。著云：老老大大作恁麼語話，我今不是渠。著云：救得一半，應須恁麼會。著云：面皮厚多少，方得契如如。著云：一坑埋却。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眚(所景切，生上聲。目病生翳也。)　蠽(里弟切，音禮。彭蠽，澤名。)　縐(側救切，音皺。布也，纖也，聚文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四

丹霞法孫　今釋　重編

頌古

三玄三要示張尉公孝廉

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臨濟云：大凡舉唱宗乘，一句須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汾陽深得其旨，方纔頌出，其實不分。然又非儱侗古塔主，分體中、句中、玄中，已失古人意。今時杜撰，則又烏焉成馬矣。

第一玄，貍奴白牯解相傳。碧眼老胡偷吐舌，忍氣吞聲不敢言。
第二玄，左右盡逢源。冤家難解結，急著眼睛看。
第三玄，森羅宇宙寬。頭頭是活計，豈費草鞋錢。
第一要，天光不報曉。釋迦彌勒不知名，肯向人間留眹兆。
第二要，樵歌牧唱真奇妙，爭柰途中眼未開，費了許多鹽醬料。
第三要，大地蒼生同此調。折旋俯仰跳不出，業識茫茫真可笑。

三玄總頌

用中得體號為玄，明明一句絕廉纖。變換自然生活計，鐵壁銀山橫面前。

三要總頌

體中顯用名為要，祇貴學人正眼開，一句明明全具足，當機巧妙任師裁。

曹山三墮

水牯牛兒事最精，惟知念草絕餘情，時人若解通消息，渴飲饑餐總現成。(類墮)
任運騰騰聲色中，情忘向背境心融。依然仍舊無勞力，真個真空不住空。(隨墮)
佛祖位中留不得，隨緣且作住山翁，山中自有山中趣，御饌珍羞永不逢。(尊貴墮)

風旛

不是風兮不是旛，關山把截路行難。時人祇管貪程去，那曉全身在此間。
風旛不動仁心動，自古來今真便宜。若論拈花重注脚，祖師猶占 最初機。
不是風旛不是心，祖師到此絕知音。人言富有千金好，何似中人坐竹林。
不是風旛正是心，橫趨直撞莫沈唫。若人識得東君面，萬紫千紅春正深。

丹霞燒木佛

三冬寒氣冷難挨，木佛將來劈作柴，身煖寒消無別謂，禪人休更亂疑猜。

茅鐮子

茅鐮子，三十錢。人人都曉得，問著便茫然。

南泉斬猫

猫兒按下有分拏，叵耐禪流不作家。王令已行難躲避，將軍塞外漫矜誇。
兩堂雲水鼓風濤，奇特南泉下一刀。救得不得都莫論，不英豪處逞英豪。
活猫兒斅死猫兒，請問禪流知不知？一個堂堂無事漢，橫趨直撞總由伊。
手把狸奴下一刀，禪人何必口叨叨。知音惟有趙州老，草鞋頭頂賣風騷。

趙州勘婆子

臺山大路如弦直，來往師僧真飽參。婆子趙州頭角露，却令人見轉羞慚。
年老成精老趙州，助婆作惡起戈矛。臺山大路依然在，祇要行人肯點頭。

臨濟三玄

洪鑪翻雪浪，海底起塵烟。人天既不會，佛祖亦忘言。
寒山逢拾得，掀掌笑喧喧。傍人都不曉，却道是風顛。
陽春布德澤，清明三月天。嫫母連宵織，耕夫忙種田。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獨稱尊，為愍羣生出此言。賴得雲門知變態，不然空費老婆禪。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雲門善解機宜。禍纔生處便消除。奇奇。好事不如無。

世尊悟道

寥寥獨坐霜天後，一睹明星便發機。若也早知燈是火，原來飯熟已多時。

世尊問猪子

歷歷分明在目前，何須動舌起言端？雖云佛具一切智，也要儂家莫被瞞。

大通智勝佛

惟此一心凡聖母，十成圓備莫他求。若云成佛不成佛，盡落今時門底収。

城東老母

本是天然一尊佛，緣何特地而乖張？虛空有盡渠無盡，五指那能解覆藏？

趙州無

人人一雙無事手，隨分拈花和折柳。若人問手在何處，但示花柳不言手。

問性惟將無字醻，勿隨言覓急回頭。忽然踏著來時路，始知人解倒騎牛。
趙州道：無言中有響，急著眼看，祇者伎倆。

狗子佛性

道有道無老趙州，禪和奚不看來由。可憐泣路亡羊者，盡從無有裏淹留。

日裏看山

三三該九，四四十六。有米煮飯，沒米煮粥。

大慧竹篦

吞餌已鈎腸，清波亂跳揚。絲綸牢在手，更不動刀鎗。
竹篦背觸為君舉，狹路相逢無處避。堂堂一個丈夫兒，有志氣時添志氣。
竹篦直截為君說，真個甕中不走鼈，不用如何與若何，曠劫無明從此歇。
老僧舉起竹篦，禪和開口即非。背觸俱非勿動，急急撒手來歸。

婆子燒菴

主賓相扣有來機，腦後金鎚太煞奇。眨兆不留空坦坦，寒巖枯木綠依依。
婆子燒菴事太奇，諸方傳說盡參差。明修棧道人皆曉，暗渡陳倉幾個知。
殺活縱橫縱奪機，暗藏春色使人疑。瞎驢滅却些兒在，千古還他老古錐。
正恁麼時意若何？寒巖枯木寄婆婆，趁去燒菴情太毒，却令人見轉淆訛。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未離兜率降王宮，一期佛事已周融。非但瞿曇自如此，諸人鼻孔一般同。

大隨壞

壞壞石頭土塊，隨隨鳥語花飛。澄潭不見蒼龍影，但看興雲布霧時。

九峯不肯首座

香烟纔起便歸去，個是叢林老作家。若論先師末後意，九峯亦未覷其涯。

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

無見無聞主在麼，相隨來也沒如何。誰家門首無明月，叵耐夜行人更多。

玄沙三種病人

盲聾喑啞最親切，聞見覺知無二別。韶陽老子太乖張，盡把家珍都潑撒。

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相見。

大地拈來如粟米，相見相呈亦偶然。若論歸家田地穩，鵞湖保福解推遷。

陸亘大夫家中片石

行船盡在把梢人，信手拈來著著親。雲山水月都遊盡，滿腔心事與誰論。

魯祖面壁

壁立萬仞接上機，何勞簸者口唇皮？當時若是高亭老，實勝南泉王老師。

法眼捲簾

一得一失摩訶般若波羅蜜，剔起眉毛惺惺惺。一得一失是何物？

德山到龍潭

不見潭兮不見龍，吹燈方覺在其中。雖然不疑天下老，猶與從前未悟同。

俱胝一指

萬派千流都是水，七金五嶽總須彌。逢人遇物豎一指，塵世終然有子期。

疎山壽塔

一文二文與三文，一寸龜毛重九觔。和尚此生不得塔，饒伊狼籍在荒岑。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那個是超羣？一撾塗毒聞皆喪，不是愁腸也斷魂。
巍巍獨坐大雄峯，生涯喪盡絕行踪。幸得祖翁田地好，兒孫從此振宗風。

投子油瓶

油油莫是投子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晏國師因雪峯攔胸把住有省

將謂何奇特，元來祇恁麼。昔年何處去，今亦不較多。

婆子拋兒

南柯夢醒豁精神。個中何必較疎親。呈橈舞棹休誇弄，君向瀟湘我向秦。

十智同真

一同一質，婬坊酒肆逢彌勒。城東老母避不得，摩訶般若波羅蜜。

二同大事，信手拈來都是。從今莫歎家貧，有志氣時添志氣。
三總同參，耕夫織婦和南。一一。天真明玅，何必南詢五十三。
四同真智，從來不許人知。碧眼老胡不識，白牯狸奴皺眉。
五，同徧普，東家打鼓西家舞。巴歌社酒笑嬉嬉，樂在其中人不知。
六同具足，包天裹地無餘物。欲進進無門，欲退退不得。
七同得失。左邊牆，右邊壁，成也蕭何敗也何，忍氣吞聲莫叫屈。
八同生殺，隨手拈來是藥。有時珠玉八珍，有時糞堆揳[打- 丁+ (天/ 韭)] 。
九同音吼，溪聲山色全周。觀音將錢買胡餅，元來却是個饅頭。
十同得入化城，且暫歇息。菴內不知庵外事，玉殿苔生赤骨力。

總頌

十智同真，分明舉似。○更莫擬議。

五位君臣

正中偏，混沌不分空劫前。堂堂宇宙無人識，恍惚依稀未易言。
偏中正，更無一物可當情。途中解唱還鄉曲，肯將幽趣博虛名。
正中來，看渠也俊哉。二途俱不涉，何用有安排。
兼中至，者裏渾然忘彼此。忘彼此，放去収來帖帖地。
兼中到，古今至此無人會。於中那個出頭人，都來弄巧反成拙。

偈

答錢沃心督學

問：肚饑必想飯，身冷必思衣，起滅尚未停，云何謂息機？
肚饑思飯冷思衣，起滅紛紛是阿誰？從此萬緣都歇罷，饒伊門外亂鍼錐。
問：靜定名曰禪，風動名曰波。靜定若澄潭，風波從何起？
清淨本心原靜定，纔生一念便淆訛。諦觀此念原無有，自此澄潭絕浪波。
問：期場七十完，百日餘三十。絕後而再蘇，阿誰有血出？
須知日日道場中，絕後再蘇始見功。老父從來不借借，兒孫門外逞威風。
問：生滅時時有，圓明隨地得。請問眾禪人，那個不遭屈？

生滅元無有，圓明無可得。個個丈夫兒，有志氣時添志氣。

問：開口成思慮，無言猶死句，有無皆不成，何處是去住？

開口非思慮，無言非死句。縱橫總是我，去住更由誰。

問：頓悟稱見得，本性有形否？謂空不是空，云有未曾有。

謂空不是空，云有亦非有。仰鑽瞻觀徒費力，你若無心我也休。

問：舊年何處去，新年何處來？若言沒來處，百草有憑據。

去年無處去，新年無處來。奇哉端的意，萬卉向春開。

問：德山有一棒，臨濟有一喝，世間些小事，相見若為合？

德山棒，臨濟喝，覿面當機疾。雖然，若遇惡竦禪和，須要藏身退步始得。

別真妄偈

真法性本淨，時耐人不知。不知與淨性，非一亦非二。真妄元無性，總是法緣起。悟時順真如，無終似有始。迷時違真性，有終而無始。迷悟性皆空，無終亦無始。不是真生妄，迷真妄遂起。既達妄無體，云何不可止。因緣性空故，何生復何死。

法華窮子偈

多時馳騁在他鄉，險峻關山路渺茫。五十餘年人事別，歸來元是舊行藏。

拄杖偈

把住放行渠藉我，登高下險我由渠。渠無有我何能活，我得渠用任伸舒。渠我元來無兩個，我渠何得有親疎。自今以後無分別，相將攜手作良圖。

長慶挂鐘板偈

有句無句古今傳，樹倒藤枯幾百年。此日宗風重整頓，相隨來也大家看。

戒衣偈

黃梅夜半偷傳去，累得兒孫天下忙。赶到嶺頭無避處，當陽拋出大家看。

化鐘偈

明暗文殊見，觀音動靜機。鍠鍠聲聒耳，且道是阿誰。

答馬僧摩居士

一句當陽難下口，未言早已落前溪。山僧不解閒忉怛，居士何須說悟迷。

示熊心開總理

聖凡無別一知通，你我心源性相同。且喜夙生緣偶合，腰纏騎鶴契吾宗。

偶作

帶水拖泥入嶺南，不知何處是家山。千年常住一朝客，野老恒冥如是觀。

贈法字

吾道無人識，憑君一線通。君心我心合，是以到其中。

贈麗中

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到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

示二嚴

生滅門頭一念回，空王傳令子歸來，大家團聚談今古，莫媿從前眼未開。

示圓實

子歸就父通消息，父信子言而發心。所有功德全是子，須知老父不出門。

示法緯法樹兩侍者還匡山

修行活計子無他，惟有無心更莫加。心若不生無一事，心生念動事如麻。

又

塵勞煩惱雖無性，叵耐似生相續多，尅念殷勤休嬾惰，大通雙眼又如何？

示能素韓夫人

不思善兮不思惡，祇者不思是什麼？莫道多年不相識，依然還是老婆婆。

示禪者

四方八面都無路，祇貴闍黎著眼看。釣竿已在漁人手，不必貪程過遠山。

聞樵雲訃音

年來莫作世情觀，最喜山居半掩門。聞訃却令心愈寂，爾因心地久盤桓。

示道者

從來佛法無多子，纔恁麼即不恁麼。踏著上頭關棁子，百千三昧一時屙。

示僧

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於中若具金剛眼，阿嫂元是大哥妻。

麗中昰首座住持訶林，遣可都寺持送拂子一枝，偈以表信。

祖祖相傳祇一心，青原南嶽不須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為此陳。棒下無生凡聖絕，臨機不見有師僧。訶林重豎風旛論，却幸吾宗代有人。

定宗上座遠來乞偈

截鐵斷釘容易事，藕絲難斷事尤長。人無遠預張良計，恐落儂家鹽醬缸。

又

楚水秦山遠度難，閣黎莫作等閒看，丁寧急下擒王手，不動風旛仔細參。

淵禪還華首

將謂宗門有祕傳，那知空隱總無言。如今策杖羅浮去，火種刀耕華首邊。

示祖心還華首

飛雲頂上看明月，正是歸宗斫額時。南北東西同此意，心心只許祖心知。

又

橫挑拄杖不顧人，直入羅浮深又深，黃葉菜根記收拾，恐隨流水動知音。

示勤拽往華首

參罷諸方五味禪，生涯只在鑊頭邊，若人來扣其中意，劈口搥他一兩拳。

示西水禪人

未言先領猶遲刻，句下翻身未是能。大丈夫兒當自決，勿留禪字賺平生。

示張玉叔州守

大丈夫，當猛烈，浮華光景水中月。陽焰翻波豈足言，空花落影那堪說。惟有真如無上珠，亘古亘今鎮常徹。不從緣，豈可滅，六根門首真明潔。達磨西土不將來，可祖無得便休歇。知君多佛植靈根，丁寧莫負好時節。

示行者

罪福從緣起，緣生性本空。若知無性理，當下出樊籠。

示戒摩行者

如魚在水鳥飛空，往返周旋在此中。擬議知君不可見，無心處處入圓通。

示印平禪人

直下信得及，更無第二人。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題靈泌頌古遺筆

靈泌一去無消息，空餘靈泌之遺筆。筆跡予知非昔人，留之以慰予之心。你我一空予久知，非但久知兼深思。我得此個空三昧，所以生死之情離靈泌。靈泌三十七年如昨夢，再過百年亦如之。噫！世間如幻住，你我本來無。

禮金輪塔

凌空一突兀，不與眾為鄰，四面攀躋絕，萬峯回互新。頭頭真舍利，處處本師身，今日親瞻覲，遙思負鐵人。

答周少司農元亮祝壽四首

自慚福慧薄，度世亦應難。荷葉堪為服，黃精可當餐。緣何無事衲，得遇現身官。一種沒絃曲，知音能解彈。

又

是法住法位，都緣物不遷。根塵無過咎，聲色好安禪。睹角知牛在，看烟識火然。明明親見得，那更有中邊。

又

一入空門裏，尋思不計年，愛枯乾慧地，花落淨居天。取舍情忘盡，長伸兩脚眠，茅菴獨坐處，戶外草芊芊。

又

作佛元容易，纔疑便不成。謾誇臨濟喝，曾認偃溪聲。道直猶為曲，言空亦強名。偶來塵世上，知是幾多庚。

答棲壑大師

金輪相別後，屈指廿餘年，世事如無有，真機只目前。我猶鴻鴈影，君享水雲緣，異日重期處，天湖最上顛。

贊

觀世音菩薩贊

眼能見，耳能聞，天真明玅不須尋。眼見色時色非色，耳聞聲處聲非聲。者個天然真佛性，威音那畔到於今。大丈夫兒高著眼，本來舊佛要新成。觀音與我元同體，祇因染淨便區分。若能一念回光照，全體聖心無二人。眼見色時被色轉，耳聞聲處被聲淪。曠劫至今迷不返，遂爾結成生死根。若能念彼觀音力，此迷無本性元空。性原空，枷鎖自然得解脫，鑊湯爐炭頓銷鎔。

又

予聞大士不自觀音，以觀觀者，故能令眾生見聞獲益，抜苦與樂，如空谷響，應物成音，在眼而見，在耳而聞，頭頭出現，處處分身。大士與我，無第二人，覓則不見，疑即天淵，不疑不覓，觀音現前。欲見大士，應如是觀。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博山和尚像贊

泥牛入水覓無蹤，雪重霜嚴路不通。欲識吾師真面目，桃花依舊笑春風。

自讚(函昰請)

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全憑者一著，是子效殷勤。須知更上一陵層。〇咦！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

又（函可請）

者漢太脫空，自己尚無立錐之地，別人何處可通風？生平祇自信，不與時人同。即心是佛，信入骨髓。本擬深藏山谷，不許人知。〇咦！何期可子效熊耳。

又（函濟請）

者個漢，看來似老實心事人難識，畢竟無他長，祇是中了達磨大師之遺毒。自家誤賺猶可，叵耐出言還不收拾，每向人前口口聲聲道即心是佛，惹得人起謗，渠心猶未息。

又（函卍請）

纔與麼便不與麼，且道者個是我不是我？若道是我，我不與麼。若道不是我，我非不與麼。不與麼非不與麼，畢竟如何？唐言乞士，梵語苾芻。

又（函具請　卍具侍側）

即心是佛，即心是法，即心是僧。者老漢平生只此伎倆，自家玩賞不已，近來亦有知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又三人。〇咦！大家齊著力，報佛恩，報祖恩，不可獨善其身，須作個般若功臣。

又（函蔭請）

者師僧面黃眼大，纔出孃胎便揑怪。祇求見性成佛，人間事事都不愛。碌碌勞勞四十年，如今不直半文錢。常思自己甘心處，將謂無人識。不料蔭闍黎，立盡門前三尺雪。

又（華首請）

者老子一生愚魯，凡百無能，你底些兒伎倆，不過識得一個心，年深歲久，愈老愈精，却來引誘世間人，絕無文采，又不尖新，諸方

笑你祇是一卷壇經，時人恁麼說，知汝亦甘心。咦！孰是孰非，黍麥難分，雖然人不識，汝亦有知音。

又(海幢請)

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外離離相，內微離空。佛祖位中留不得，由來祇者住山翁。

囷教授贊

者廝兒看，渠真灑落，破衲芒鞋，蕭然獨脫。十字街頭，東嘆西嘆，自己一身沒得求，祇為眾人討安樂。咦！忽然撞著其中人，許多撈摝亦不惡。

銘

銘拄杖付剩人長老

元是汝底，今還與汝。惟論見性，不拘文字。咦，當陽展用任君裁，洞上一宗方在子。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四

音釋

撾(張瓜切，音髽。擊鼓也。)　帖(他協切，音貼。妥帖，定也。)　鍠(胡光切，音黃。鐘鼓聲。鍠鍠，樂之聲也。)　囷(古淵字。物萌於囷。深廣貌。)　嘆(披教切，音砲。嘆然聲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五

丹霞法孫　今釋　重編

書問

答張荊公孝廉(附來書)

大鑒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永明老人可謂極護正法，不令狂禪窺其涯涘。乃擔板漢終日遏捺妄想，以求一念不生，往往附會其說。就中差別，伏乞開示。

達磨大師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豈非雙眼圓明耶？湧泉云：今時人須要盡却今時，始得成立。又云：須要識乾，識若不乾，敢道輪迴去在？敢道啼哭有日在？豈非重於行履耶？溈山云：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豈非重於見地耶？得底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則非離見地外另有行履，離行履外另有見地矣。大通雙眼圓明，永明此語極救一時之弊，豈與盲修瞎煉、遏捺妄想者同日語哉？

答曾宅師孝廉(附來書)

達磨一宗，以直指為標題，以悟門為究竟，宜了當人現成機用，一切分量漸次俱為剩義。乃古人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似此各有分量。疎山云：咸通年前悟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悟得法身向上事。尤屬漸次。既有分量漸次，則一悟似非究竟，何謂直指？所以己眼未開，人因此致疑；稍有省悟者，又狂心未息。豈不見高亭隔江，招手橫趨而去；船子覆舟，示非別有耶？大慧答李漢老書云：公於一笑中釋然，還更有奇特道理麼？若更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乃又云：公欲明大法，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此皆師家親身經歷，方能於直指具大方便，令學者隨器隨時獲大饒益。可見法源深遠，不可類齊。只今宗風掃地，賴我和尚開大鑪鞴，無不成就。懇求拈出差別，垂示將來。

達磨一宗，原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以頓悟為則。若悟，則一切現成，絕諸分量，即悟之一字亦不立，豈有頓漸彼此哉？雖然，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隔江招手，橫趨而去，頓悟者也。咸通年前，咸通年後，漸悟者也。此人有利鈍，非法有淺深也。李漢老一笑釋然，實無奇特矣。而又疑大法不明，故大慧云：但且仍舊，

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此語有權有實，有収有放。百丈再參德山，不會末後句，古人絡索皆從者裏出。張無盡見兜率悅，悅云：德山還有末後句也無？無盡云：有。悅大笑而起，無盡終夜深疑，始大徹去。如婆子燒菴云：二十年祇供養個俗漢。保壽云：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如此機緣，逗漏不少，正是宗門最後爪牙。若遇大根學人，一見便了，實無分量漸次，惟中下之根未易窺測。故善知識具大方便，垂手巧妙而不失直指之旨，時節既至，其理自彰耳。

答金叔起文學

欲究無上大道，知之一字最為親切。然知之一字，成却多少人，敗却多少人，不可菽麥不分也。凡有所知，皆是緣慮心。苟有個道理存在胸中，亦是緣慮心。假如一切放下，但守個知字，亦是緣慮心。連者個知字都放下，單單守個無知，亦是緣慮心。緣慮心者，生死根本也。靈知者，無上大道也。祖云：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猶如太虛生閃電。亦云：幻知知無，真知無知。到者裏不許有知，不許無知，又異於木石。且道是個什麼？若向者裏信得及，許你有個見處。山僧恁麼舉似，須是急著眼始得。

答金以質文學

去年三接手翰，祇是痛傷令愛之意不息耳。雖人情難遣，豈不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耶？世之極壽者百年，極夭者十歲，過一百年，極壽極夭者，都不可得。所謂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也。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谷響，如空中鳥跡，如水上泡，如石女兒，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眾生為若此。文殊師利言：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如上所舉，最為親切，請居士常作是觀，萬念無有不銷鎔者。況居士學道多年，今處順逆境中，毫無主宰，與不學道者何異？惟痛自警覺為慰。

答陳秋濤宗伯

即心是佛，率性謂道為仁由己，聖人雖往而面目猶存，此為直捷，誠如閣下所言。然信心二字祇要直下承當，閣下恐學人煞執師心滿

假，非無所見，第與率性由己之語似相違耳。山僧雖學佛而不識儒，亦曾聞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請略辨之。所示未信則常虛而靈，既信則易實而礙，不知閣下如何看者信字？吾宗門實重此信。華嚴云：有能說法之人，有所聽法之眾，尚未入信門。信之一字豈易言哉？又云：信是道原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速登解脫門，信能永離生死苦。又云：不信一法方信自心。是以吾宗門信心實有下落，不事空言，但須分個早白。即如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仁聖不居，與明月摩尼等喻，尊意以為拂信之跡，恐人生著，極是玄妙之談。第最初不知從何處下手，然後不居信地，又不知尊意先知後行耶？先行後知耶？若先行後知，既未知如何行？若先知後行，則與貴知有而後踐履似為相近，惟不知所謂知者何物耳。苟非於知上原本清楚，遂謂要行即有功勳，盡是有為，盡是臣種，雖飽無力，不離識情。假饒窮到玄玄玄極處，無無無盡頭，都不許可，謂其知處先錯行，亦無謂也。所以宗門大旨，知外無行，行外無知，知到極處即是行，行到極處即徹知。恁麼看來，知行合一，然亦不過強貼耳。豈不聞知之一字，眾禍之門？知尚不立，而況行耶？到此田地，喚作先知後行不得，先行後知不得，知行合一亦不得，非情識見解可到，閣下大須著眼始得。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能了。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此處倘不深悟深信，必然顢頇儱侗。靈潤禪師山行遇火，其徒云：請師避火。潤云：心外無火，火到自滅。一人山行被蛇傷足，以為枯樁所觸，行三十里遇捕蛇者，識為蛇毒，告之，其人聞而立斃。且道未遇捕蛇人，云何行三十里無恙？纔聞蛇毒，云何立斃？此皆心外無法，祇是當人信不及耳。若信得及，心外實無毫釐法可得。所以云：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山僧生平祇信此心，亦以此心教人，實有原本，上接西來祖意，下辨邪正關頭，惟此而已。其中委悉，非言可盡。閣下倘共信此心，不妨覿面商確，方纔痛快。至於道聽途說，魚目明珠之混，雖聖人之世亦所不免。若因此輩而遂疑信心之道有未盡，則又因噎廢食也。過承寵誨，知留心性學，誠世出世間希有，喜極！不敢不竭其愚，以備蒭蕘之採。辱賜佳刻，兼惠腆儀，統此鳴謝。

又(附來書)

僧問大梅：見馬祖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大梅云：馬祖道：即心即佛。僧云：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拙見此語死煞不像參

悟，而馬祖何以即首肯？梅子熟也。然則非心非佛之語果係惑亂人耶？當時大梅何不直說者老漢非心非佛？正是即心即佛，不較有著落耶？請質高座，望一剖示。

即心即佛，表語也；非心非佛，遮語也。今人多重遮語，謂無痕跡而忽表語，不知即心即佛，惟過量大人方能擔荷。馬祖下出八十餘善知識，如大梅能有幾人看？渠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渠便禮拜。正如良馬見鞭影，追風千里。任汝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三世諸佛、列代祖師移他不動。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山僧更喜此語。尋常人祇知門裏出身，那知身裏出門？者個田地，馬祖、大梅心心契合，更不費一些手脚。若云非心非佛，正是即心即佛，猶為周摺了也。死煞一語，得無孤負古人？二祖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與此同一鼻孔，非大根器，豈能如此直捷？至於參悟，是學人途路邊事，何可語此？

答韓猶龍文學

纔與麼便不與麼，轉轆轤地如大火聚，有什麼近傍處？永嘉云：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妙則妙矣，猶是方便之談，衲僧巴鼻，自己尚無獨知之地，他人豈能窺其蹤跡耶？古人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從上大手眼。尊宿行履大都如此，總是見徹根源，絕諸滲漏。若猶有個保任在，則能保者是個什麼？所保者又是個什麼？本是一心，却成兩立，更有個平常、有個不可思議、有個昭昭靈靈、有個見聞寂寂，總是識情生死根本。所以山僧常道：凡筆所畫者，都是畫，不是筆；眼所見者，都是物，不是眼；心所知者，都是境，不是心。諳得此意，敢保掉臂而行矣。

答黃无咎文學

所呈來見，都是識情作道理會，所謂依他作解，障自悟門，總是求會太速，不曾死心一番耳。此事祇貴了得，若空曉佛法，有什麼用處？法師家到是說得玄玅，要且目前便不知下落，所以我宗門下事迥別。餘乘道人若信得及，便將日前知得底、解得底盡情[拚-厶+𠂇]置，却向不知不識處提個話頭，念念勿忘，以悟為則，須教自悟自肯，方纔痛快，祇要長遠耐煩耳。

又

此事須覿面一見，若祇管說道理，有什麼了時？古云：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矣。來札云：本來面目，祇是一心清虛泰然，此乃識情卜度耳。又云：無心可得，空空洞洞，一絲不挂等語，尤為著空。至拈枯木寒巖等話，總是錯解工夫，還不是者般做。此事絕非容易，沒量大人尚不柰何，道人又爭得容易耶？且如生死即刻到來，一時心識昏暗，痛苦無量，平時所見空空洞洞底道理，畢竟用得著否？敢道決用不著，便請將者些眼見耳聞、書本上理會得底道理，盡情拋却，食息依舊食息，起居依舊起居，讀書做事依舊讀書做事。但二六時中，不要將此念放下，常常提起，看什麼處有疑？父母未生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一口氣不來，向什麼處去？不能無疑，就在者裏疑。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者裏還有道理？還有理會處麼？若無，下手處就在者裏下手。晝參夜參，畢竟是個什麼道理？務要看破趙州老人立地處，方纔了當初心。做工夫最忌不肯疑言句，古人有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之警。無字話頭，佛祖骨髓，此疑一破，則參學事畢矣。

與熊心開總理

聖人所以同者，心也。凡人所以異者，情也。此心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徧界徧空，如十日並照，覿面堂堂，如臨寶鏡，眉目分明。雖則分明，而欲求其體質，了不可得。雖不可得，而大用現前，折旋俯仰，見聞覺知，一一天真，無暫時休廢，直下證入，名為得道。得時不是聖，未得時不是凡。只凡人當面錯過，內見有心，外見有境，晝夜紛紜，隨情造業，詰本窮源，實無根蒂。若是達心高士，一把金剛王寶劍，逢著便與截斷，却不是遏捺念慮，屏除聲色。一切時中，凡一切事，都不妨他，祇是事來時不惑，事去時不留。古人所謂內心一毫不放起，外境一毫不放入，更非強為。內心從來不曾有一毫起，外境從來不曾有一毫入，渠識得破，保任得恰，好合著本來主人翁耳。洞老若解恁麼做工夫，無有不露裸裸底時，即與諸聖同一鼻孔，同一受用矣。軍中機務殷繁，山僧於此大光明中，祝佛天加被，惟願少病少惱，寇氛潛息，一念無為，十方坐斷，千萬珍重。昨歲偶被業風吹入嶺南，初夏擬還匡山，圖盡契濶，可得與否，尚聽後緣，臨楮懸切。

示能素韓夫人

佛言：見性學道難。盡世修行如毛，見性如角。今之學道者雖多，而發心出世者實少，不過行善事，修福田 ，求來生果報。祖師云：

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故欲超生死，必須見性，以生死從迷性而起。性若不迷，情與無情，一切諸法，元無所起。楞嚴云：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言常住真心者，即本來面目也。言妄想者，即汝日用間思善思惡，起滅不停是也。日間便是想，夜間便是夢，日夜不息，正是輪迴生死根本。汝若覺得常住真心，並無此事。汝纔不覺，妄想便生，盡未來劫，無有底止。於今要得超脫生死，第一要識得自己真心，如伸手見掌，如稠人廣眾中認得自己父母，斷不問人是與不是。既能識心，自解作活計。所謂作活者，一切動用，如其自心，念念相應，不生支節，日久歲深，水牯牛自然純熟矣。昔嬾安禪師問百丈：弟子欲求識佛，如何即是？丈云：大似騎牛覓牛。安便問：識得後如何？丈云：如人騎牛到家。又問：始終如何保任？丈云：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便禮謝。後住溈山，示眾云：我三十年祇看一頭水牯牛，如今成個露地白牛，終日露迥迥地，常在面前，趁亦不去。又石鞏禪師在廚下作務，馬祖問：汝在此作什麼？鞏云：牧牛。又問：作麼生牧？鞏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此二則機緣忒煞詳明，老夫人及眾道人可細味之，無忽。

又

近日不知用心若何，本來面目確然見得也未？思善思惡，緣慮底心亦曾休歇也未？若未見得本來面目的確，千萬不要雜用心，一切家緣且當撥置，務要心地虛閒，方可專心一致。然不得急，急則勞困反成退息，緩則懈怠且散亂矣。惟貴緩急得中，善調其心，即獲一切功德。止是堅凝正念，以悟為期，斷不負人也。

答韓漢逸文學

離心之外，更無別佛。居士當發信心，信自心佛。若人信自心佛，即為諸佛之所護念，其福無量。然何為信耶？何為不信耶？信者應當觀察，我即是佛，佛體既真，即今眾生之情，從何而起？諦審諦觀，念念不捨，忽然省得起處，漢逸亦要來著忙此事矣。

答韓耳叔文學

接來札，深悉近日精進，甚愜鄙懷。般若之在人，喻若金剛，斷斷不能埋沒也。慚媿悔過，自是塵勞良藥。據山僧意，不若從今自作

主宰行將去。古德云：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如人識得路了，却在路邊只管歎惜追悔，坐著不行，豈有到日？惟居士勉力行之。途路高低、曲直、長短，行之自悉。便是過來人，祇能替人說得，不能替人走得也。

答韓季閒文學

從凡至聖，不出因果二字。但有時報不定之分，亦有時報一定之分。如今生作惡，來生必報，而報必遇時。時若未到，未即報也。能懺悔改過，其罪可滅。若時報已定，即聖人亦無由免矣。所以修行最要謹防三業，三業通乎五戒。堅持五戒，三業自淨。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此佛誠言，豈欺人哉。來札云，未行善事，惟知惡不可為。此語固是。然不為惡即善，不為善即惡。善惡並行，却不並立。知不為善之即惡，豈可但不為惡而已耶。居士有根器人，應當努力依此修行。人天果報，决定可期。若論向上，須知惡時無善念，善時無惡心。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能於此徹見，即可以立地轉凡成聖，不復以有漏之因相位寘矣。慎之。

別袁道生居士

道心貴切，不可因循。人生百歲，轉眼成空，苦不覺耳。若待了却目前，方圖出世，終無了日。每見聰明伶俐者，多中此病，虛過一生，老死徒歎，可悲也。居士澹泊寧靜，大有近道之骨，會當不落人後，其柰山野老婆心切何？此去匡山有年，餘之別，聊書數言，以當砥礪，惟念之。

與黃孟顯文學

足下宿植善根，故在富貴安樂中，不為富貴安樂所埋沒，蓋智慧人也。智慧者，雖享諸天之樂，且知其不久，況人間頃刻乎？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則天上人間，總非歸宿之地。足下試思，即今六道茫茫，無所底止，死生醉夢，窮劫莫醒，其過咎何自而起？者裏若知痛癢，方有下手做工夫處，方有說話分。既者裏不明，心裏不肯放，便是工夫有疑，只管疑將去，食息起居，不要放捨，愈絕消息，愈加逼拶，拶得心路俱斷，祇有此一疑，頓在面前，柰何不得。到恁麼時，切勿生異念，起速效，待悟等心，反為障礙，古人訶為偷心也。參禪要死偷心，偷心死後，方能瞥地，方纔慶快平生。先聖云：窮玄極玅，以悟為則。斯言盡之矣。然初心做工夫誠

難，前無進路，退失故居，實是踏脚不住，若非大根器人，未有不退墮者。況去聖時遙，魔強法弱，稍知趨向此門，又以作福行善為極則，斷不信有立地見性得道之理，聞舉即心即佛，能不掉頭者，實難其人。居士智慧過人，幸自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莫只當一句話，恁麼念過也。

示能善韓道人

學道惟貴痛切，一刻不可放過。蓋從無始劫以來，迷而不覺。今一旦知愧，已是三四十歲。若更因循，更有百年，亦頃刻而已。古來學道之士，如癡似兀，其道愈深，其養愈淳，故能以道力勝業力。然業力豈有體性，祇藉道力翻騰一轉，實轉換由人耳。道人既堅忍向道，惟當努力行之。須知一切諸法，皆從心起。過去之境已去，未來之境未至，現在之境無住，都不可得。何以見其都不可得？即目前言之，有時滿目青黃。汝若不著意，見猶不見。汝若著意，則一切歷然。法之有無，由我心現，無前境可得也。古德云：一切諸法，皆從心生。心若不生，法無能住。此與最上人語，非餘外人可聞也。

示翁自通

昔曹山辭洞山，洞云：子向甚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古人悟處的確，自然絕諸滲漏自通，幸無忽略也。學道人須貴知時，一切時中斷然不可放過。如人常在家，不愁家事不辦。人人有此一事，亘古亘今，有佛無佛，法爾如然，迷亦不失，悟亦不得。但以染淨區分，致使聖凡迥別。諸聖淨用，蕭然獨脫；凡夫染用，長劫輪迴。是以全憑日用智照，洞然洗刷無量劫來習氣種子。所謂道力勝，業力大，有轉變也。且真心本淨，非從新得，忘想體空，染而不染，便恁麼休去，即有落在撥無因果者。所以染而不染，不妨翻染成淨；淨非新得，不妨還淨去染。聖人得此方便，是以解脫；凡人失此方便，是以沉淪。轉變在人，聖凡無實法也。

示二童女

維摩居士室中有一天女，年方十二，辯才智慧，巧玅絕倫。舍利弗尊者問云：汝云何不轉女身？女答言：吾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又灌溪和尚參末山，尼問：如何是末山主？山

云：非男女相。溪喝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溪便禮拜。山僧即今問汝等：非男女相是個什麼？又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看他何等穩當。天女云：吾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乃三世諸佛法印，慎勿錯過。從上大手眼人行履多出於此，汝但於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一句看得透徹，則不見有世間、出世間相，內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器界，上不見有聖，下不見有凡，即今不見不生死，末後不見有涅槃。威音王以前也恁麼，即今也恁麼，盡未來劫也恁麼，無一法可得，亦無無可得者。到此田地，心空及第歸矣。書此以勉，併示二頌：非男非女顯家風，神鬼如何像得同？昨夜東邨人唱曲，今朝僧打五更鐘。十二年來不可得，經行坐臥是阿誰？欲藏愈露難遮掩，留與叢林作指歸。

答韓猶龍文學

宗門事，惟上根人直下承當，中下之機絕分，不開戶牖，不設蹊徑，覿面全提，親證親得，更無如何若何。極而言之，即心是佛一句道盡矣。然即此一句亦屬引誘，因人有說，若當機領會時，絕諸氣息，絕諸思議，嘿契而已。苟不如是，便是妄認識神，強作主宰。因渠平日不曾發得出生死心，又善根微弱，或看教乘理路以為已解，遂乃忽略不信有悟，還說悟是落第二頭，如此等正所謂識心卜度也。後代秉持正法，須要分個皁白，是以高峯拈提大有所以。山僧當時實從此段因緣打翻消息，此後絕淆訛處悉皆勘破，方纔知得解路與悟門依稀相似，而實如雲泥之隔，即高峯亦不過就解悟分途直捷指出，作個馬祖功臣，看其拈提自然明白。如尋常人祇管道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此豈不是解耶？如何是佛？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也須是個人始得。

與金正希內翰

學道祇要得其門，若得其門，急亦到，緩亦到；若失其門，緩急皆不到。確實而論，祇要親到不疑之地，不須問人生也恁麼，死也恁麼，盡未來劫也恁麼，者裏少有一毫疑處，便是銀山鐵壁，即受人處分矣。若更別作計較，看語錄，研教乘，及覓阿師口裏，轉使心頭亂似麻在。不見圓悟大師云：汝怎生聽得諸方老師口裏一個說一樣？正謂此也。倘又勉強拍盲，硬作主去，終有困時。山僧向曾與居士道：有為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居士亦云：此語實是。然則夙具智慧者，豈待山僧贅語耶？持戒禮懺，入道助

因，了悟自心，方為極則。聞居士熟讀楞嚴，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無出此經者，惟人自肯，乃方親耳。

與梁未央文學

吞舟之魚，必遭漁父之手，而漁父未敢即下手者，海濶水深，魚勢力強也。待其洶湧之勢稍息，力困神疲，漁父隨手得之。近有大心凡夫，善根深種，堪紹佛種，而善知識未敢即著忙者，境風洶湧，五欲海深，煩惱力強，亦姑待之，吾未央是也。境風終有歇時，五欲終有淡時，力強終有困時，止爭遲早耳。佛說出息難保入息，每見有我欲待時而時不待我者，未央能無一動心耶？華首是我輩歸宿之地，千萬留意真乘。近有入處，知所樂聞。今春晤洞老於江州舟中，語祖禪，口述不盡。

與等賢文學

修福不修道，祖師叱作迷人；惡心行布施，經中指為魔業。以此觀之，第一福曰無如心地法門矣。若不識心，貪瞋癡種子決難銷隕，縱有天福，升而復沈，如繫足鳥高飛無益。所以學道人修福不如見性，若能見性，福更無窮。山僧此說，惟貴五宗直路而行，永無捐棄，當見諒也。

與翁聲文居士

天真佛性，常自圓明。父母未生前也恁麼，即今也恁麼，盡未來際也恁麼，本來無一物。既無一物，喚什麼作本來？於此有個窺處，最省心力。一切時中，不犯手脚。異念纔生，猛自割斷。方便喚作定慧，不是實法也。若論此心，本來自定自慧。黃檗云：此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識，祇認見聞覺知為心。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又云：若要識心，亦不離見聞覺知。然本心亦不屬見聞覺知。至此實要當人自省，不在言說。言多去道轉遠矣。省得底，自知時節，不消問人。一切妄想情念，自然銷隕。此學道之驗，千虛不如一實也。若不如此，任你將心用心，日求功用，盡屬無常，盡歸生滅。祖師云：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願熟思之無忽。山僧客歲別後，多歷危險。荊公不起，心更冷然。喜麗中到山，已作廣額屠兒。大丈夫故當如是。聲文自處，應亦不薄祖心。諸子先回，聊通此信。珍重。

與藍朱公文學

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夫此一念，非前際生，非中際住，非後際滅，圓古今，通晝夜，絕去來，無邊表，無動搖，求之不得，避之不能，直下知歸，則全體現前，當處不覺，則千境紛惑，凡聖關頭，誠不越此。然此猶是說理之談，動傷唇吻，若論我宗門，一切坐斷，如銀山鐵壁，自然絕諸滲漏，佛見法見，他尚不起，何況更起塵勞煩惱耶？昔有魔王，隨金剛齊菩薩一千年，求其起處而不可得，南泉猶謂是進修位中，則知從上來事，非粗心淺識能知涯岸。要到恁麼田地，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得者無字破，敢保大事了畢。前授風旛因緣，恐涉義路，還看狗子無佛性話，為玅。

答翁子郊居士

迷聞經累劫，悟在剎那間。最初威音王未為早，末後婁至佛未為遲。祇在當人忖量生熟如何，相應不相應耳。若果見徹根源，行履穩密，處身如無身，在世如無世，不落見聞窩臼，不隨妄想遷流，則塵中能作主宰，雖在生死海頭出頭沒，而不見有生死可得。吾子自審能如是耶？即緇亦可，素亦可。如其未然，勉強何益？志在仁者，非山僧所知也。

與關起皐文學

凡人發心，皆有因緣。因緣具足，方得成就。論云：譬如木中有火，無人鑽研，火終不得。涅槃有三因，謂正因、緣因、了因。火喻正因，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也。鑽研喻緣因，良師善友激發也。火出木盡，喻了因也。木即煩惱生死也。一切眾生若無善友激發，雖有佛性，被煩惱遮覆，不得現前，豈能解脫？是以欲求解脫，實要因緣。祖心是足下激發之友，當深信之。

與林得山憲副

居士是宗門根器，但慧多而定少，日聞尊恙，益當禪定攝心，且不論悟與不悟，但論目前，勿當面別覓修行。永明云：學道之人別無奇特，但日用於六根門頭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五欲八風情無取

舍，心如頑石，始有學道分。居士夢金剛大士云：只要作得主。正是此意。幸以心力為憑，勿靠藥力。至企。

又

聞貴體清安甚慰，益當精進矣。然精進作麼生？難道撐眉努目、豎起脊梁是精進麼？六時禮念、燒香散花是精進麼？不見道：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居士且細看心不起三字。臨濟云：已起莫續，未起莫要，放起勝你十年行脚。華嚴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平等。正是者個道理。此事趁強健時早討個下落，常以去年病苦光景放在面前，始有策進分，待得年運已深，把目前好光陰都放過了，恐異時做手脚不及。珍重。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釋

菽(式竹切，音叔。眾豆之總名。)　噎(烏結切，音咽。咽喉蔽塞之名。)　寘(支義切，音觶。置也。猶言安著也。)　礪(力制切，音例。磨石也。崦嵫山礪石，可磨刃。)　吻(武粉切，音[打-丁+(改-己)]。口邊也。)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六

丹霞法孫　今釋　重編

書問

與子木方伯

昔有僧參雪峯，峯問：什麼處來？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為什麼覆却船？僧無語，遂回覆船，舉前話。覆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其僧回雪峯，如教而答。雪峯云：須是覆船始得。山僧云：渠無生死，豈有第二人？今人從朝至暮，見聞覺知，一一天真，一一明玅，纔落意根，便千差萬別。居士若要易會，祇在日用處，勿動意根，冷冷地窺看，極是省力。至囑。

答黃龍卷居士

承謂今人不如古人，未嘗不是。然須自己徹悟一回，脚踏實地，是與不是，自然無疑。若心外見有毫釐法可得，便非徹悟矣。所以見有能信之心，所信之法，尚未入信門。真到無心時，佛見法見，尚不現前，況世間塵勞煩惱耶？若論實際理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同一鼻孔。若論品位修證，則千差萬別。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豈不聞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掬多不知耶？仰山云：如今祇要明得自家性海，如實而修。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他時後日，自具去在。好不明明直說。如公所云：古人會得即心是佛時，一時全具五眼六通。且道從上諸祖，幾個全具？若以無通為非，則外道天魔，通亦不少。何得以此為邪正之權衡，自落異見？溈山云：得底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若有從前習氣，未能頓盡，直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所以悟後之人，自解作活計。謂悟後習氣依然，則所悟者何物也？承問救療方便，我道別人著力不得，其中絡索面傾為快。

答周五溪太史

有身則有病，豈以無病為敵得生死乎？若以無病為貴，則長生久視之術，足以傲雙林背痛矣。涅槃云：世有二種想：一眾生顛倒想，一世諦流布想。一切眾生皆具二種想，聖人祇有世諦流布想，無顛

倒想。又云：牛聖人亦喚作牛，馬聖人亦喚作馬，某年月日聖人亦喚作某年月日，與常人同，祇無顛倒想耳。顛倒想是病，四百四病非病也。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佛與眾生同此一法。故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大慧杲患背瘡，不住喊云：痛殺人，痛殺人。大眾皆疑。適一禪客至，便問云：還有不痛者麼？大慧云：有。進云：如何是不痛者？大慧喊云：痛殺人，痛殺人。禪客禮謝。觀此則病苦呻吟，禪宗作略，未可輕議。禪宗惟論見性，直指即心是佛，一心之外，更無毫釐法可得。若以如來知見治習氣，則心外有法矣。所以此門悟處深玄，不與教合。其有未悟，只用無義味死貓頭，單方絕妙，祇恐不能死心全身裏許。若全身裏許，無有不得者。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靈驗不靈驗，不必問人矣。

答惟己禪人

六祖大師云：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夫言相者，外塵境也。空者，內意根，黑山鬼窟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何以故？但有幽閒可守，即是境與意根作對。有意有境，即屬生滅。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所以但有取捨向背，便是執著。有執著，便是迷也。如今若要直捷，祇是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公謂凡遇有事時，不論大小，俱以付清淨本體，不敢起一毫意念。保個清淨本體，豈不是意？依然心境對待，非真也。以紛飛之心，攝入清淨體中，又成蓁苴工夫，不是者等做。若直捷做去，內心一毫不放出，外境一毫不放入。思之。

答林涵齋銓部

普菴云：揑不成團擘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識，引得胡僧特地來。你看六根門首無人識，好不道破。居士如今祇要識心，屏息諸緣，莫向外求，內不放出，外不放入，者樣看去，就是生擒活捉一般，容易之極。博山先師教人看：一口氣不來，向什麼處去？正是教人直下認者個本來面目。現前面目還認不得，更說一口氣不來作什麼？于今學人祇向一口氣不來處討，所以愈求愈遠。未審居士作麼理會？若一時不會，但向不思善、不思惡處冷冷看去，再不怕工夫差池，再不怕用在情識上，極是直指，沒有一些蓋覆。但二六時中，心不異緣，常要頓在面前，自然露躶躶地，迥脫真常，忽然觸著，便是大事了畢。五洩見石頭，問云：一言相契即

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五洩便去。頭喚：闍黎！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祇是者個，回頭轉腦作麼？洩大悟。你看他說個什麼？渠又悟個什麼？善知識但向學人四威儀中輕輕點他一下，伶俐漢便當機領略，也不潦草，也不多說。佛眼云：人因心迷，故來山林見善知識，不知就你本人迷中最是親切，極道得好。圓悟云：古人公案未必透得，且識了心，不要理他。自己一個心拋開一邊，却向善知識口邊討長討短，書本上忖東忖西，有何交涉？且如何是自己底心？心又如何識？僧舉長沙偈：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問永明：意作麼生？永明云：楞嚴會上甚是明白。阿難云：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咄云：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此個便是識神。諸佛諸祖指得極明。我今重為居士道破，總是者個意根起滅不停，蓋覆真性，遂成生死根本。所以識真纔得息妄，非遏捺也。四禪八定皆是用攀緣心去修，所以出不得生死。徹悟真空，方免此患。華嚴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我與居士同在大覺海中，也無生死可出，也無法可說，還信得及麼？維摩云：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云：如是，居士若來矣，更不來；若去矣，更不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山僧淺淺與公下個注脚。維摩是無生緣起，文殊是緣起無生。一念無生，外至山河大地，內至六根六識，俱不可得。一落意根，便生出許多枝節，便見有境緣作對。龐公云：心空及第歸。珍重！

復覩者禪人

參話頭，當知古人所以教人參話頭之意，從上諸祖並無教人參話頭之說。當時學人朴實，時時刻刻以生死為念，故一遇善知識，一言半句便自開通。後世學人雜念紛飛，橫生知解，教渠尋求自己，便有許多計較，或認昭昭靈靈，或認空空寂寂，種種卜度，愈求愈遠。祖師不得已示個話頭，乃是直指出本心與人，令人絕盡意識，當下便了；若不能了，則向此中疑之又疑，是之謂參。須知參話頭即參自心，疑話頭即疑自心，非有二也。如汝問我：如何是某甲本心？我即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我已明明直指個本心與汝，也只是汝不曾自悟；若不能悟，便要向此中疑之又疑，求個出身之路。若稍生意識，謂竹篦子話只是斷人意識，或欲泯絕念頭，令人念不起，或認取不起光景，或又去究起底源頭，種種計較，差之千里矣。參話頭，如人墮井求出相似，時時刻刻單有出井一念繫之於懷，更無別般計較。汝今正要如

是，時時刻刻不忘疑情，單單有個求出身之路繫胸臆間，更不起一毫頭生活之念，亦勿望人為汝指示，如此做去，不久決得徹悟惟禪。勉之！勉之！

雜著

金剛正法眼序

達磨大師秉單傳之旨，謂二祖曰：吾觀此土，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至黃梅易為金剛，勸一切人受持此經，即得見性，則知直指人心無過於此。自曹溪以後，如洞山聰、黃龍南、汾陽昭、中峯本諸大宗師，皆以此經為契證，希有哉！豈可謂文字乎？吾子麗中宿植善根，玅悟上乘，諦觀此論，一字一句皆般若之精髓也，希有哉！豈可謂今人異於古人乎？或謂空隱老凍膿，猶有鄉情在，予何敢私金剛正眼？現在具眼者請鑑。

重刻擬寒山詩序

佛言：若要世間無刀兵，除非眾生不食肉。茲者三災並起，人命危脆，或募兵守城，或遁逃山林，或隱匿海島，以自為計。雖貪生怖死，人之常情，豈知定業有不可逃者？蓋殺生之極，感刀兵災；偷盜之極，感饑饉災；淫邪之極，感疾疫災。非天降，非地湧，非人與，皆眾生自業吸引，因果相酬，如影隨形，如響應聲。欲不受果，惟不造因，因亡則果喪，業空則報亡耳。道獨偶閱慈受禪師擬寒山詩，見其詞語懇切，深錐痛箚。今人通病，實對治之良劑，玩味不已，重梓流通。伏冀諸賢詳審，起大慈心，悲愍眾生，不食其肉，齋戒清淨，謹敕身心，眾善奉行，諸惡莫作，一人依之，一人不受業，眾人依之，眾人不受業，斯即善身保家壽國之良圖也。

募誦華嚴經引（福州萬歲寺）

諸經惟華嚴最尊，乃如來根本法門，一乘圓頓至教也。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佛惟付囑大心凡夫，若能信入，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於禳災集福，壽國保家，其緒餘耳。近者三災疊起，人人驚懼，或歸之於業，以為無可逃者。然業有二：有定業，有不定業。定業難逃，不定業則可釋也。又障有三：一曰煩惱，二曰業，三曰報。煩惱可以理遣，心地一明，情念自息也。業可以懺悔，燒香散花，竭誠禮佛，改往修來，則業自消也。惟報難移，必資大法，方

能回轉，則無踰此經矣。此經如清涼月，能消熱惱；如善見藥，無病不除；如如意珠，能雨眾寶；如天甘露，能潤焦枯。一言之下，心地開通，立地成佛；一句染神，永為道種。聞而不信，尚作遠因；學而不成，猶勝人天果報。則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從可知矣。退菴居士深明因果，發大悲心，行菩薩道，結期於萬壽禪寺請僧轉讀，願與一切有情同種善根，共入毗盧性海。伏冀見聞隨喜，共成勝因，一念尊重恭敬，無論淺深久暫，同乘佛乘，直至道場，決不唐捐，幸勿蹉過。

又（長慶寺）

一皮較一皮，孫子不如兒。坐禪勝誦經，誦經勝有為。古人恁麼道，也是掉棒打月，接竹點天，總不親切。我道有一人不誦經，亦不坐禪，還識得此人否？若識得此人，則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何必大家團聚，相對喃喃也？雖然，求恁麼人如星中揀月，且向第二門按下雲頭，教伊循行讀句，忽然心地開通，義天朗耀，不妨亦得搆去。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又云：以佛智慧燈，照見所行道。是則誦經良有益矣。西禪監院某題。誦華嚴尊經，統冀眾檀共成勝果，如理如事，祇在各人分上，正是一舉一回新耳。

修大悲懺法引（法海寺）

法華云：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六度之中，檀度為首。賢劫千佛名經，無一佛不於往昔因地中，或然燈，或燒香，或散花，或施幢旛寶蓋，無量無邊，然後成佛。經又云：乃至以一花致敬畫像，或復舉一指及小低頭，以此供養，皆成佛道。然則人無聖凡，事無大小，其必以福德莊嚴報土必矣。傅大士以彌勒化身，日則躬耕，夜則行道，而況此際三災鼎沸，生死須臾，何不捨不堅之財，修堅固之福，遠播成佛之因，近脫目前之業，至善舉也。聖光上座欲建大悲懺三年道場，所費浩繁，仰仗眾力。若云淨智玅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又作麼生？我道已上供通，並是詣實。

化齋糧引（長慶寺）

金剛經云：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坐而坐。看來何等省事？上古修道之士，巖居穴處，草衣木食，不為口體所累，百丈立

叢林，累從此起。山僧曾於匡廬、羅浮開者舖席，甚覺多事，擬休歇去，卸却擔子入閩，所以三四年間不定踪跡。昨歲偶到長慶禮塔，見僧眾四散，殿宇荒蕪，心甚惻然。因攜數子入寺，就廊廡間煨一小鐺，棲遲永日。不期撫臺懷東陳居士興復祖庭，際此因緣，欲辭不可。修造伊始，日給未遑，饒是鐵面禪和，也須裹腹。若云道不及古，何不省事好？山僧只得忍氣吞聲，高明大士幸亮我也。

重鑄開元寺鐘引

寶誌公示化蕭梁，以神通力現幽途苦相。武帝問以方便，誌公曰：若聞鐘聲，斯苦暫息。於是天下寺無不置鐘。付法藏云：罽賓王好殺，報千頭魚身，劍輪繞之，隨斫便生。有阿羅漢充維那，依時打鐘，魚聞其聲，劍輪脫落。其餘神驗，援據難盡。然鐘之功德，非但拔苦消災，尤為入道要徑。楞嚴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從聞中入。所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山河大地助汝發機；從普賢門入者，一切運為俯仰助汝發機；從觀音門入者，一切聲響音韻助汝發機。溈山有一僧鋤地次，聞鼓聲呵呵大笑。溈山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諸仁者尋常盡道西方水鳥樹林皆演法音，舍此欣彼，當面錯過，豈非心有高下，不依佛慧耶？開元寺鐘，宋天聖間，信士林陶募五萬餘人，得銅萬五千觔所鑄。紹聖劫運，音聲不振，合郡比丘捐衣鉢重鑄。茲丁亥兵燹尤慘，諸宰官居士爰有今日之舉。予喜開元興復，且將緣起於此也，不禁一言。開元寺在芝山上，全閩靈秀所鍾，十方長者、諸山長老，大家出手，均非分外。他時月朗風清，萬籟潛消，聲聲聒耳，我道觀世音菩薩來也，莫說獨道人饒舌好。

華嚴寶鏡序

李長者華嚴論，一乘圓頓見性成佛之祕典也。諸佛根本不動智，即是眾生分別性，誠無轉摺，祇要當人信得及。若信至滿處，即入十住初心，明見佛性，成等正覺。所以云：纔入信門，便登祖位。或有從來習氣，不過以無作三昧方便應之。於此真智之外，非別有毫頭法增入，亦不論修與不修，亦無成正覺者。蓋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度生竟，已涅槃竟。何以故？十方諸佛，與大地眾生，情與無情，一切諸法，同此法界性故。無今古自他之相，及成與不成，直下信得及，當體便是。捨此別求，終無得理。經云：若不見真智，累劫修行，不成道果，名假名菩薩。若見真智，即生如來家，為法王真子。希有哉！道獨不知何劫，熏得此心，直信無疑。一覽

此論，痛哭流涕，以為千生罕遇，而今得遇；萬劫難逢，而今得逢。復自踴躍，慶幸無已。丙申秋，駐錫海幢，再覽斯論，心意怡然，不忍釋卷。覺年垂耳順，耳目不利，論文浩繁，難於常閱。遂於論內，搜括精義，聯為一篇，目曰華嚴寶鏡。寶鏡者，法界真智也。此智為萬法之體，法界依之而建立，又能洞照萬法，故號為鏡也。中間一字一句，皆是論主心光。道獨不敢臆見，亦述而不作云爾。

重刻十明論序

通玄長者未造華嚴論，先造此十明論，乃華嚴論之關鑰也。蓋十二有支，乃一切眾生輪迴生死苦海，即是毗盧遮那法性海也。眾生苦海與法性海，元無實性，一念迷即生死苦海，一念悟即法性海，其體無二，祇由迷悟而得名，所以云法無定相，惟心轉變耳。古佛智海，迷在無明，全在當人以方便三昧力顯之。言方便三昧者，定慧之異稱也。法華云：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自成無上道。捨定慧而別求方便，則吾未知也。今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口耳之徒，習以成風，隨流失源，迷而不返，良可痛愍。故重刻此論，與同志者醒目，設若反本知源，亦有補矣。或云此是教乘宗門，別有長處，則道獨自甘負墮也。

心經直說總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乃大部般若經之樞要，成佛真宗，無逾此矣。言心者，指眾生玅明心體。心即佛，佛即心，般若乃心之智。心是體，智是用，然體本具智慧之用，不為境緣所奪，聲色所縛，故云到彼岸。心即法身，智即般若，彼岸即解脫，此三德一心本具。法身不癡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正此意也。言色空者，色無自性，全體是空；空無自性，全體是色。一蘊既空，四蘊亦然。蓋五蘊該盡世間一切萬法，是以云是諸法空相。諸法空相，非斷滅空，乃般若真空。真空智中，無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生滅法可得，亦無十二因緣流轉還滅可得，無四諦苦集滅道可得，亦無增減智得可得。經云：以無所得故，正是諸法空相無生法忍。華嚴云：菩薩成就此忍時，佛心、涅槃心、菩提心尚不現起，何況世間塵勞之心耶？若人一念與般若空慧相應時，能滅殑伽沙劫重罪，蕭然獨脫，不為報緣所縛，遠離微細心，念念即常住，得見佛性，名為涅槃。非但菩薩，即三世如來亦依此般若空慧而成無上正

等正覺。故知般若有大威神，具大光明，最尊最上，無與等者，顯密總持是大陀羅尼門也。龐居士云：心依真智，理逐心行。理智無礙，心亦無生。迷即有我，悟即無情。通達大智，諸法不成。又云：依空默用，即是行深。無有少法，觸目平任。無戒可持，無垢可淨。洞達虛心，法無壽命。若能如是，圓通究竟。希有哉！般若真智，其斯之謂歟？

靈泌潤公頌古序

靈泌潤，吾胞弟也，童稚便有出塵志。予幼即入道，以老母托之，得無內顧憂，蓋至孝至信人也。比戊辰母卒，遂於靈前落髮，相將行脚。予庚午掩關金輪，弟苦參滋劇，誓期玅悟。一日，偶與二三子舉風旛話，豁然有省。自此日夜披尋古德機緣，深入玄奧，雖極淆訛，皆能透脫。癸酉，予遷黃巖，執侍關中。春雨蒸濕，予與弟皆大病，尋至海陽就醫，而弟已不可起矣。臨終之際，蕭然獨脫，同學問云：如今作得主麼？答云：我祇是一身疼痛。復如前問，亦如前答，即端坐而逝。簡囊中惟頌古三十九首，平時得意自著，人無知者。觀其向上透徹處，實從胸襟流出，惜限於年，未能報佛祖恩耳。弟沈靜寡言，不露其所得，人遇之如不慧。予戊寅度嶺，以示首座麗中，麗中視若固然。詢之，則黃巖時麗中已見，且相得若水乳，恒聞其以谷泉普化自命云。噫嘻！末法將來如吾弟，豈可多得？復念衲子中有真能致力於此道者，潛符密證，不克永年，不能出世，湮沒而無聞，當不少矣。遂序而傳之。

長慶老和尚行狀

嗣法門人　函昰　述

師諱道獨，號宗寶，別號空隱。博山無異禪師法嗣。南海陸氏子。生三歲，母攜登樓，覩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交至。後嘗語人曰：我四五十年回憶不加毫末，信知師宿根也。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仰視輒移；午聞梵唄音，過耳成誦。從老僧知見性成佛語，益切嚮慕。逢人輒問，人多戲之，無沮色。得六祖壇經，不識字，懷襟袖間，懇禮大士。一夕拜下，困極倒地，忽覺起，如在空中，汗出浹背，輕快踰常。張燈出經讀之，意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自是始辭母入寺，依離念法，每坐達旦。年十四，習定樹下，忽胸中如劈竹，信口成偈云：兀兀圓明體，騰騰物我如，此是無生路，無生更要離。又云：善惡不思處，

亦不可追尋，休言云是道，是道是非生。讀語錄至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復礙胸臆。偶山行舉目，巖花大放，始豁然冰釋。師是歲纔十六，依止菴僧，無可意者，自攜刀就磐石禮十方佛，剃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年。事母至孝，母病，須山泉日肩擔走二十里，及城闉，始辨掌紋。母卒，廬墓三月，乃以二十九歲入博山。先有傳師行實至博山者，山異之，凡見粵僧，必問曰：宗寶何不來此？道不到博山得麼？至是聞師至，即呼入方丈，與語竟夕。一日，以倒騎牛入佛殿話命眾下語，師有頌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一眾環覩，山曰：太麤生。師云：大了當人向善知識前作麼開口？山笑視良久，云：何消說？師禮拜，山始與易名，登具足戒。一住九越月，辭去，山不許師住。山意決，再三懇辭，山乃訂八月再至。師胡跪牀下，曰：某有不是，請和尚勿放過。山連聲曰：是！是！汝他時不得辜負山僧。此崇禎庚午四月也。山竟以是年九月示寂，始悟八月再至之語。師時掩關金輪，復徙黃巖，為金內翰正希、陳督學雲怡、熊督師心開諸公所重。嘗造室問道，請說法，師一意巖隈，無出世志。迨瀛山雪公歿，粵孝廉張荊公、黎美周謀諸內閣象岡何公、宗伯秋濤陳公，力請師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博山道法不絕如縷，賴師振起，師退處如弗勝，真樸之風絕去時習，而悲願沁人，略無同異。自節烈文章之士以至販夫竈婦，無不醉心，咸願出門下。閩人聞其風，以雁湖小剎致師，師亦欣然航海而就，至則雁湖為賊煨燼。師寓南臺，得山林公克之、方公孔碩，林公一見心折，與閩郡諸大老請主西禪，撫臺佟公為新之，一時道風徧洽，戶屨常滿。師頗厭勞，因掃塙博山，杖策還粵，抵芥菴，作投閑計。頃，惠陽紳士請說法豐湖，又廣州王臣景慕，往返海幢，幢旛所指，俄成寶坊。師慨然曰：將圖息機，反致疲累矣。順治十七年二月，忽示瘡疾，猶接納無虛日。明年四月，自海幢還芥菴，始謝參請。七月初七日初夜，詔函昰曰：瘡患延綿，殊可厭惡，吾旦夕且掉臂矣。昰泣懇曰：乞師住世，群生可念。師曰：吾道有汝重擔可卸，復何戀耶。二十二日晨起，啗粥嚼木如平時，侍者請敷藥，師遽曰：今日不敷藥。顧左右斂目良久，端坐而逝，壽六十二，坐夏三十又三。全身塙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師生平以道自守，以悲攝人，遇物純真，不事聲譽，大小淺深，各隨所受。凡示誨皆明達曉人，稍有所裨，必喜見眉宇。有乞偈頌，隨口命記，欲易字句，亦笑從之。人有進曰：道法所關，和尚何得輕易。師正色曰：壇經云：彼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度人根，利鈍不可類齊，但具至誠，豈可辜負。至宗門大法，中下難窺，老僧自有權衡，豈若輩所知耶。故師開法二十餘年，所蒙椎拂

記剪，自函是、函可而外，未嘗濫授。示疾以來，一年有奇，日用鉅細，纖介靡遺，獨於臨終告眾遺囑諸事，絕口不道。博山三十年縝密家風，師真無媿矣。示寂之日，內外弟子咸悲慟彌月，與大覺、雙林一會，哀震梵天，同一悲仰，其慈光入物，真非思議所至。若道法深穩，易見難知，諸錄流通，海內聞見，非函是所應言也。

長慶空隱獨和尚塔銘

禮部尚書虞山　錢謙益　撰

博山無異禪師有法嗣曰長慶空隱和尚，諱道獨，初字宗寶，南海陸氏子也。生三歲，母抱登樓，觀蜘蛛結網，瞪目久之，悲喜不禁。晚自言：四五十年來，回憶不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瞻視輒移午。聞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入木。得六祖壇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讀經，彷彿認是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驚動其長老。年十六，自磨刀就磐石上禮拜剃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闉，始辨掌紋。年二十九，母歿，與其弟靈泌腰包謁博山，山一見曰：宗寶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勘，眾下語皆不契，師呈頌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微笑云：太麤生！是夕布薩，告眾：莫道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為。更名登具足戒，住九月而別，囑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九月，山示寂，始知為末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徙黃巖，一意住山，無出世念。粵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幡然起應，慈悲普熏，機緣冥應，而世變大作矣。閩人以雁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搏，弓刀擊戛，所至有吉雲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塔，杖錫還粵。豐湖、羊城，頻受參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返芥菴，自尅去期。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師有二大弟子，曰天然是公、祖心可公。可公以弘法罹難，坐脫瀋陽之千山，師哭之慟，曰：吾道喪矣。踰年，師示疾，是公啟請住世，師笑曰：汝在，吾何死？於是是公奉師全身塔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手次行狀，遣侍者今覞間關五千里，撰書幣而謁銘於余。余惟師上根利智，多生熏習，見性成佛四字，直是胎藏鈎鎖。即心即佛，守定牢關；非心

非佛，斷為增語。於是乎全提正令，曲指悟門。遮表二詮，則格量永明；法界一心，則懸鏡棗柏。從無一言落夾，片語過頭。如今人執癡符，家懷偽契，販如來法，訶佛祖禪，藥病相沿，狂易莫反，標此正印，柱彼倒瀾，豈非般若之神符、金剛之寶劍歟？師之深心密行，世所未悉者有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洪覺範論鹿門燈公則曰：孝於事師，忠於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鑪鞴弘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葉，節烈文章之士賴以成就正骨，祓濯命根，白蜺碧血長留佛種，條衣應器同歸法王，此則其內閎外現，陰翊法運者也。古人道眼分明，師資鄭重，榮名利養畏如霜雹，有謂深山裏、鑊頭邊，撈摸一人兩人為接續者；有謂架大屋養閒漢，所居世界莊嚴為癡漢者。師每道：博山語：我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不圖親見此語，良為流涕。餐風味道，英特如雲，親承記莂，兩人而已。人謂師嚴冷孤峭，不走博山一線，豈知其悲愍末法如救頭然，凜自宗之周阽，立他家之榜樣，有不勝涕淚悲泣者歟？此則其重規疊矩，謹衛法城者也。往余訪憨山大師遺集，致書海幢，師歡喜贊歎，披衣焚香，犍椎以告眾。病中見心經箋，大師轉生辨，重加印可。昰公以余霑被法乳，亦菰蘆中幅巾弟子也，故屬之以銘，其何敢辭？銘曰：

毗嵐風吹壞劫初，　崑岡火炎扇洪鑪。
有大比丘建法旗，　一單坐斷嶺海隅，
心月普照身雲舒，　如摩竭龍雨焦枯，
分身蜿蜒鱗鬣俱，　矯首蟠尾南北殊。
大雲如空覆匡廬，　智電擊爍醫巫閭。
中央不動常安居，　頷下自護摩尼珠，
黃皮裹骨山澤癯，　緇素旃貉魚貫趨。
日月耳環徒縈紆，　刀輪劍葉嗟騶虞。
樹下三諍今迴車，　鶴林變白只須臾。
蕭然一榻結雙趺，　揮手長揖腥穢區。
法幢傾摧法將徂，　葛藤博飯皆沽屠。
鳥空鼠即胡為乎，　即心即佛心印孤。
宿將嚴警持兵符，　佛祖齊證誰敢誣。
魔外竄匿同即且，　丹青樓閣煥毗盧。
法座圍繞青蓮敷，　孤峯獨宿我自如。
隨身兩膝無剩餘，　龍象蹴踏看二駒。
瓣香迴向恩不辜，　我作斯銘三歎吁。
博山家風斯世無，　塗青鉛墨老筆疎。
逝挽頹波作世模，　剎竿倒却須人扶。

後五百年期不渝。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音釋

嵁苴(上呂下切，音碕。下千餘切，音蛆。草枯不芳貌。)　燹(息淺切，音鮮。野火也。)　縝(止忍切，音軫。緻也。縝密以栗。)　癯(求於切，音渠。瘠也。山澤間形容甚癯。)　覭(昌召切，超去聲。)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